時代日報

中華民國卅六年四月二日　第五五八號　（今日一張半售價二百元）

內政部登記證京警字第一〇七四三號　中華郵政登記認為第一類新聞紙類　上海郵政管理局執照第二六四四號

發行人匝開其　蘇商時代書報社出版

營業部　上海斜橋六號（上海江陰路）　電話三五一一七一　　編輯部　成都北路九七三號　電話三五二八七號

新書！

一九四六年重要國際文獻！研究國際問題的實貴材料！

巴黎和會
莫洛托夫演說

每冊二千元

蘇聯大使館新聞處編印
上海蘇商時代書報社經售

本社新書預告：

他們為祖國而戰
蕭洛霍夫等著

巴甫洛夫傳
俞高夫著

本社出版各種書報雜誌（以法幣計算）

德經濟問題仍難解決
英美與蘇法對立
蘇名小說家痛斥英美毀約

〔法新聞社莫斯科一日電〕外長會議方面人士談稱：四國外長今日午後將舉行秘密會議，討論問題為德國之經濟統一及賠償問題，英美態度堅決，故前途仍屬黯淡。

〔本報綜合報導〕四國外長卅一日舉行會議，馬歇爾一反緘默態度，忽提出德國東區邊界問題，並堅持德國經濟統一，拒絕蘇聯所提自德國現行生產中提取賠款之建議，以及法國所提保證德國煤斤輸入法國之建議。法國外長比杜爾則謂：法國並不企圖討價還價，但德國煤斤輸往外國問題，實與德國工業水準問題密切相關。比氏並說明法國對於自德國現行生產中提取賠款一議所持之立場。貝文則謂：英國所採取之經濟原則，施用於德國問題，英國反對自德國現行生產中，提取賠款，但對於蘇聯所在經濟上與法國合併，則表示贊同云。莫洛托夫答稱：蘇聯並不以商人觀點應付賠償問題，但亦不欲其他商人未得同意逕將吾人之馬，誘他人之慨，廉價脫售。最後決定一日舉行秘密會議，非官方核准之記者，不准列席，共報導料將大見簡略。

〔聯合社莫斯科三十一日電〕蘇聯小說家李昂諾夫今日在眞理報撰文痛斥外長會議，力稱戰時喪生之七百萬蘇聯人民陰魂，正環繞外長會議圓桌而立，對此業破壞雅爾達、波茨坦協定不予蘇聯賠償之「君子」報以譏笑。打倒野蠻之法西斯主義，蘇聯人民犧牲最巨。當茲重大時期，各國元首曾在雅爾達與波茨坦二地成立決議，值得記憶。但當時商定賠償蘇聯之驚人的「毀壞」，今竟輕描淡寫，謂為「損傷」。最後在將近實踐義務時，雅爾達、波茨坦文件署約之君子措詞，忽一易而為標榜同情掩飾食言之巧妙辭令云。

援助希土計劃受阻
范登堡提修正案
謂聯合國有權制止，但蘇聯不得用否決權。

〔聯合社華盛頓卅一日電〕共和黨參議院……

莫洛托夫接見斯達森

南國國賊在義被捕

原告變成被告
安理會調查團公開會議
證人供詞不利希臘

蘇聯大使館聲明
荷文斯不是蘇聯公民

〔塔斯社南京三十一日電〕若干中國報紙和外國報紙捏造謠言，說荷文斯是蘇聯公民，南京蘇聯大使館新聞處，昨天對報界發表聲明，表示絕對否認。大使館的聲明，全文如次：「近來中國報紙和外國報紙發表關於荷文斯的消息，報紙上稱他為「著名之國際問題與挑撥專家」若干報紙包括上海的「和平日報」與南京的「新民報」，竟任意用他們捏造的謊言來刊載這類消息，硬說上述的荷文斯是一個蘇聯公民。蘇聯大使館聲明：眾所週知，荷文斯，一個從前的日寇的合作者，是蘇聯人民的一個叛徒與敵人。他當然不能夠是一個蘇聯公民。」

日本共黨競選政綱

華萊士再接再厲
痛斥反蘇外交
謂美將陷眾叛親離絕境

英法西斯日趨活躍

關於檢查對華協議
三強交換照會經過

蘇英進行修約談判

大部美軍尚留華
駐平空軍設備移交國軍

德工業黃金問題
魯夫答蘇美代表
工廠分配受阻黃金被美獨佔

〔塔斯社莫斯科三十一日電〕處理德國賠償事務所主任魯夫，明答對他提出關於賠款情形的報告有關的諸問題。他的回答提供出稀罕的資料，表明這些賠款的交付是怎樣備受阻撓的。

關於工廠

回答美國代表麥爾斯的德國賠款的問題時……魯夫强調說：德國工廠的裝置，要到四月間才實行分配。六個工廠……

關於黃金

南國總統指責英美
捷克總理盛讚蘇聯

尼赫魯發表演說稱
印度同情越盟
但不能派遣軍隊協助

印度動亂
暴動暗殺

土人要求獨立
突襲法國軍營

柏林戰犯獲釋
職工憤起抗議

本市新聞

營利事業所利得稅
實行緊急措施辦法
商人請求減免或緩繳均不批示

〔本報訊〕據市府奉行政院一〇六九號電令，嗣後商人請求減稅免稅，緩徵緩繳或簡化稽征辦法等文件，一律不予批示，該電內開：「查營利事業所利得稅之緊急措施辦法，業經財政部通飭所屬各區直接稅局遵照施行，各地商人過去每多藉名請求減免或為業項問題之要求，拖延納稅時間，並使稅款迅速納庫起見，為切實執行緊急措施辦法，節省公文往返時間，嗣後商人如向各地主管征收機關，請求減稅免稅緩征緩繳，或要求繼續實行簡化稽征辦法拒絕查賬等，其所遞文件除合稅法規定外，一律不予批示，以利當前國策之推行云」。

美金債券昨發行
預約券日內發售

新江蘇監察使嚴莊接篆視事

賀其燊范士興查閱金潮案卷

法公董局華員儲金
清理會昨商討

美僑善籍海員請求發給卹金

以工代賑
疏通沙涇港

各地失蹤者家屬
紛向保障會登記
吳市長昨訪張君勱

勞資評會研討最低工資標準

食油黑市益猖獗
當局採緊急措置

大同行銀樓復業後
門庭冷落前途黯淡

美華實業廠請求解雇工人

和尚附逆昨判徒刑

皮件業工人要求裁減學徒

滬江大學仍未復課

孤兒學院房屋被佔

半周經濟述評

搖錢樹與金剛箍

楊深

美金公債是雷聲大雨點小，各方面原來都被這個計劃震驚了，後來曉得不過是這麽一回事，市場上現在并不太關心它了。這裏，我們權且翻過身來撥拾一些荒涼的市場上的閒花野草。

搖錢樹的物資　國民政府今年宣佈單是實家實就要賣出二萬五千零五十六億來，其中有財產華息收入，財部經管物資出售五千億，敵僞物資出售八千億，美軍剩餘物資出售一萬一千億。此外公營事業贏餘七千八百八十二億。後來緊急措施方案頒布，又將公營事業中的一些大公司，如紡建、中蠶，也拿出來標售。這便是縮小公營收入，擴大敵產出售收入。

據中信局的公告，三月份出售的敵產值三百廿億。又據公告，敵產出售迄今只售六千億元，不及總值四分之一。不過動產却已賣光了，現只剩紗布百餘萬疋。其他不動產，房地產估百分之九十，很難標售。工廠則還要標售，但爲數不多。房地產的估值大約爲七千億元（包括碼頭倉庫在內），已售出的僅一百億元。如果是這種情形，房地產的出售是極困難的，中信局是否每月能出售三百億，湊足每年四千億，都成問題，距離八千億的預算額是頗遠的了。

宋子文的紡建、中蠶國營事業，是以國營壟斷資本，培育私人官僚資本。宋去以後，大家都主張出售紡建、中蠶、水產。翁文灝而且到上海來接過一次頭。這些接收過來的大公司，其資產據估計如下：

末出售工廠資產估計：

中國紡織建設公司	一萬四千四百八十九億
中國蠶絲公司	四百六十億
資源委員會	三百七十二億
中華烟草公司	三百一十八億
中國紡織機器製造公司	二百四十一億
中華水產公司	九十四億
其他工廠	三十四億
合計	一萬六千零八億

這資產本是國營事業收入七千八百億的來源，現在却要以出售來求取收入。不過今天已有幾個顯然的矛盾：一是這點工廠要是出售，不過收一萬六千億，而國營事業收入便要減少，現在當局若又把這指定作美金庫券的担保品（條例規定，美金庫券以敵產和國營事業收入爲担保品），則一物三用，總有一邊要落空。當局現在只剩這點實了，所以東也打這主意，西也打這主意。因三十三年黃金由美運華時，中央銀行要售黃金公債，中信局要辦黃金存款，公債司還要辦黃金貨，國行二局要辦黃金儲蓄一樣。二是如果不出售，則這些機構未必能夠是七千億的贏利，如果要出售，却又未必賣得起價錢，而且未必銷得出去。如果拍作担保品，則公債庫券未必收得到錢，這些工廠却被凍結了，不准作他用，所以，物資物資，并不如想像中那樣值錢，解決不了財政問題的。

可是正在政府苦於物資無法變錢的時候，美國人却準備又推銷一批物資來，傳說中的五億美……

進退維谷的工業

……

蘇聯國民經濟的新高漲

高擢雄 譯

……

衝不開的金圓籠

……

蘇聯文藝

第廿六期出版

目錄

★列寧逝世二十三週年紀念
阿里耶魯娃　十月前夜的列寧（森堡譯）
普希金　涉伯斯·戈都諾夫（插錄二場）（林陵譯）
蘇拉西摩夫「教育」　電影
小說
巴甫連夫　大理石（島拉爾傳說）（紋志譯）
法捷耶夫　青年近衛軍（五續）（水夫譯）
理論
列寧論文學
安東諾夫　蘇聯戲劇的光榮
詩歌
馬雅科夫斯基　紀念列寧的詩（鹽夫）（北辰譯）
文獻
蘇聯作家在蘇聯作家協會理事會主席團會議席上的報告摘錄（水夫譯）
柯甫倫　評介
文錄
★紀念普希金逝世一百十周年
普希金的生平（潘勳節譯）
沙耶夫　普希金與俄羅斯文學（孫然譯）
魏里希金　詩五章（戈寶權譯）
戲劇
列寧　十月革命與戲劇（草嬰譯）
音樂
西尼亞維斯　俄羅斯音樂史綱（續完）（高汎譯）
中蘇文化交流
羅果夫　魯迅與「阿Q正傳」俄譯本代序（葛綏譯）
每冊三千元

電話　八一二〇〇
辣斐
佐臨編導　火速定座
•注意票價•
（三千•五千•八千）
歸魂記
大地回春；萊蘭園戲紅顏鎖
中宵夢斷；別墅中疑鬼疑神
聯袂演出
石揮　沈揚　崔超明　張伐　林榛　衛江　高澍　喬奇
八點獻演

梅龍鎮酒家
川菜　揚點
地址：南京西路一〇八一弄三〇號
電話：三五三五三

「新園地」徵稿啓

美國反動派對職工聯合會的攻勢

波耶哥夫

……

土耳其流行「金元熱」

查斯杜夫斯基

……

關於美國法西斯主義的第六封信

美國財閥與法西斯勾結近狀

符龍斯基

……

本社新書！
（一）高爾基早期創作選
包括小說十篇，長詩一首，傳記一篇。
定價四千元
（二）阿Q正傳　中俄文對照
附插圖數十幅。
定價三千元

MOSCOW NEWS
英文 莫斯科新聞
滬到報新
多不數爲
速從者購
（出版日期：……）
總經售 時代書報出版社

本社新書
蘇聯觀察家眼中的
今日的日本
內容
（一）日本的民主勢力與反民主勢力
（二）日本的秘密軍國主義
（三）財閥——推動日本侵略的力量
（四）關於日本機構的真實問題
（五）日本政治經濟的反人民性
（六）日本的普選失敗是怎樣造成的？
（七）日本的勞工運動
（八）日本農民鬥爭的原因
（九）日本青年近況
（十）日本的反法西斯思想鬥爭
（十一）關於日本佔領政策的幾個問題
（十二）美國的對日政策
（十三）日本經濟復興計劃
（十四）關於日本民主統一陣綫
已出版　每冊一千元

新語文

SIND YJAN-WENZ　No.2（總No.69）

名詞首母大寫以後

Nitu

雨笙先生曾在本刊二十七期上發表過一篇「名詞大寫的效果」，他指出在拼音文字中名詞首母大寫後有三種明顯的好處，就是：（一）在句子中做主語和賓語的一定是名詞，做補足語的也多半是名詞，所以名詞首母大寫以後，句子的頭部（主語）和四肢（賓語）就可明顯地從軀幹（述語）上和桁子衣飾（限制語）中間區別出來，這對於構造複雜的句子是極方便分析和了解的。（二）中國拼音文字的詞類，除形容詞有詞尾d和副詞有詞尾du外，別的詞類就很少具有足以自我區分的字形上的一定標誌。假使用首母大寫作為名詞的一定標誌，而代名詞，介詞和感嘆詞又因數量有限，容易識別，那麼唯一剩下的數量最多的動詞，雖然在字形上不一定有固定的標誌，也就很容易區別出來了。（三）所有格的名詞（首母大寫）和形容詞化的名詞（首母不大寫）更可以清楚分別，如「民主底精神」和「民主的精神」可以寫成：Minzhu di Zingshen Minzhud Zingshen

我也是素來贊成拼音文字首母大寫的，雖然覺得困難還是有，例如動詞、形容詞有時都可以作名詞用，那末一會兒大寫，一會兒小寫，為文會是否方便？還有名詞前面的「定準詞」（數量詞）如「一條」「一片」「一根」……之類的「條」「片」「根」等是否也算名詞？是否也要大寫？大寫以後是否影響後面的名詞？不過我總認為這方法是值得試驗的，至少在區別同音詞的效果上，它遠比標注四聲，增加特別寫法或改動方案來得大；標注四聲沒有普遍的標準，也太繁雜。增加特別寫法，是走英法文的舊路，加重學習者記憶上的負擔。改動方案，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容易引起無謂的爭執，而且把已經有相當數量的群衆和出版物的一份拼音文字方案否定掉，也是得不償失的。此外，北歐各國的文字以及日本的拉丁化日文，都是採用此法的（齊滄田的「國語民主文字」也用此法），我們在世界語文中並非無先例可援，所以也並不顯得特別。

這三個月來，我正在着手編譯「拉丁化中國字分類語彙」和「高級拉丁化中國字課本」，在編譯過程中，我試驗了這個「名詞首母大寫」的辦法，覺得的確有很多方便，至少實體名詞的大寫可以毫無問題，我的試驗還沒有得到最後的結論，現在先提供一些零碎的報告：

（一）下列一大批的單音節名詞，以後字形可以固定了：（弦）、香、羊、刑、河、湖、花、（畫、話）、環、謊、灰（會）、魂、火（貨、禍）、血、熊、魚（雨、玉）、線、月、雲（韻）、棗、字、災、賊、筋、醬（獎、槳）、節、井（精）、酒、底、姐、鄰（霧）、紙、（汁）、腳、站、帳、爪、針、桌、世、豬、傳、莊、錐。

（二）中國的語言文字，目前還只發展到「半複音」的階段，有些詞兒的構成份子，固然只能合起來才成意義，一分開便不知所云，如「猩猩」「犧牲」「窮寞」「當然」「而且」等。但也有好些詞兒的構成份子是可分能合的，如「讀書」「識字」「吃飯」「做事」是一類，「小狗」「大狗」「新書」「舊書」又是一類，還有「牛皮」「牛毛」「牛腿」「牛角」「牛尾」「牛頭」「牛肝」「牛筋」「牛肉」……等亦是一類，這種「動+名」「形+名」或「名+名」式的詞兒，在拼音文字中頗難處理，因為連寫不大自然（讀書、吃飯等都可以拆開用的，如「讀什麼書」「吃過飯」。「新」「舊」「大」「小」等形容詞可以加在任何單音節名詞上。「皮」「毛」「腳」「尾」……等體類或部位名詞也是任何動物名詞都可以有的。）而且將使拼音文字的字形單位多到不可勝計。分寫呢，又不甚方便，把它們拆成單音節的獨立詞兒，字形更不明顯，在理解上有困難。現在名字首母大寫，這些困難便多少解決了，除了最常用的詞兒如「牛肉」等外，它們可以分寫或用短橫相連，不必再成為「新詞」或「生字」，如：

岸、壩、板、蚌、輩、北、筆、匾、冰、冰（兵、病）、布、刺、菜、蠶、草、蟲、槍（牆）、廠、村、葱、桌、尺、茶、柴、車、城、仇、櫥、船、床、（窗）、蟲、蛋、燕、島（刀）、燈、地、電、調、爹、釘、舵、豆、毒、洞（東）、恩、法、飯、房、蜂、粉（糞）、糕、風、肝、鋼（缸）、糕、根、鴿、宋、鼓（劍）、江、鞍、街、筋（金）、雞、臼、歌、狗、鼓（穀）、瓜、官、光、鬼、弓、閘、鍋、將、軍、角（腳）、葷（魂）、烟（鹽）、羊（秧）、房、夜、晉、堡、油、坑、客、坑、气（旗、棋）、腔、橋、拳、響、辣、口、苦、礦、區、拳（權、圈）、褂、蠟、籃、狼、雷、犁（力、理、梨）、臉、樑、鐮、鈴、瘤、爐、樓、路（鹿、櫓）、驢、馬（麻）、麥、毛、（貓）、煤、門、米、（蜜）、面（麵）、命、畝、墓、夢、奶、南、泥、年、娘、鳥、牛、膿、鵝、牌、盤、砲、盆、皮（屁、脾）、瓶、譜、漆、人、肉、絨、林、傘、色、西、線、簾、心（信）、星（姓、性）、鍋、箱、鎖、序、靴、詩（事）、紗（砂）、山、傷、蛇、神、省、手（獸）、書（樹）、霜、水（稅）、塔、台、炭（炭）、糖（湯）、藤、天（田）、鐵、廳、頭、土、腿、桶（桶）、襪、瓦、碗、網、胃、窩、海、汗、行、核、戲、蝦。

［動十名］：du-shu（讀書），Sh-Z（識字），ch-Fan（吃飯），zo-Sh（做事）。

［形十名］：siao Gou（小狗），da Gou（大狗），sin Shu（新書），giu Shu（舊書）。

［名十名］：Niu-Pi（牛皮），Niu-Mao（牛毛），Niu-Tui（牛腿），Niu-Gyo（牛角），Niu-Wei（牛尾），Niu-Tou（牛頭），Niu-Gan（牛肝），Niu-Gin（牛筋），Niu-Rhou 或 Niurhou（牛肉）。

有人問：「讀書」「識字」「吃飯」「做事」這一類的詞兒，倘作為形容詞用時，又怎麼辦？我的意思，如可以分，還是不妨分，如：

du-Shu-de Shxou（讀書的時候），ch-Fan-de Shgian（吃飯的時間），zo-Sh de Xiaoly（做事的效率），sh Z-de Fangfa（識字的方法）。這樣更適合中國語文的特殊性（半複音化）。或者只把最常用的那些詞兒連寫起來，其他的則照舊用橫劃。

早期拼音文字的寫法，的確有連寫得過分的地方，這「過分」也就是「太歐化」，像歐洲文字那樣連寫，在原則上是對的，但我們不能忽略了本國語文的特殊性，人家是健美的天足，我們的解放的金蓮，腳型不同，鞋樣有異，至少在過渡時期還得取過渡辦法，否則便是「機械模仿」，而不是「靈巧取法」了。

因為篇幅所限，我只能作這樣兩點報告，以後試驗如有所得，還當隨時提出來供同志們研究討論。

「中國拼音文字運動史」後記

倪海曙

遠在一九三八年春，我就開始收集拉丁化運動的資料，這些資料一共舉行過兩次展覽會，總數有十六大包，我相信在中國不可能再有一份比這更完全的材料了。

當時收集這些資料的目的，是想寫一部拉丁化運動的歷史。

一九四〇年暑假，我把這些資料加以初步整理，寫了一本十萬字左右的「中國字拉丁化運動年表」（其實是「大事記」）。這年八月「上海新文字研究會」舉辦「拉丁化幹部訓練班」，我講「中國文字改革運動史」，王弦兄講「中國話寫法拉丁化運動史」，我把年表的稿子借給他參考，他見了非常高興，與許中兄竭力鼓勵我發表，於是「中國字拉丁化運動年表」就在一九四一年春由「中國拉丁化書店」出版。

一九四一年冬日軍進租界，我所收集的十六包材料寄放在一所圖書館裏，後來日軍搜查上海各圖書館，又由圖書館方面寄存他處，但輾轉寄存的結果，十六包材料一包也不剩了。幸虧還有一本年表出版，終算留下了一些紀錄。

一九四二年應蕪湖一所教會中學之聘，去重辦高中，在那邊，遇見了對於中國拼音文字運動極感興趣也極有研究的Francis Corta神父，他收集有不少拉丁化的書報，他把我的「中國字拉丁化運動年表」視若瑰寶，並且熱烈鼓勵我寫一本完整的歷史。蕪湖是淪陷的城市，「黃昏胡騎塵滿城，欲往城南往城北」（杜甫），我的情緒時時拉緊着一根仇恨和悲痛的弦。但經常和幾位外國友人在山上暢談中國的新語文運動，聽聽他們毫無偏見的議論，以及對於未來中國的熱切希望，實在也是悲苦中的一點安慰。這一年我幫助Corta神父寫成了他那著名的論文『De Latinizatione Linguae Sinensis』的第二部，Dossiers dela Commission Synodale Vol. XVI. Nos. 5—6，9—8），他則供給了我不少關於教會羅字的寫材料。不過我不曾開手寫歷史，而是在學生們的協助之下完成了我的「北方音常用漢字同音語調查」的第二稿。

一九四三年回到上海，一面繼續在教會中學教書，一面跑圖書館搜尋新材料，兩年之中，抄集了不少有用的東西，也寫定了「中國拼音文字運動史」初人稿和一部份初稿。這兩年的生活是在敵人恐怖的統治與非人間的黑暗之下過的，但是我的心中始終閃爍着一絲火光，那便是這個前人所努力了一百年，而後代子孫必會祝福的，將使中國真正進步的運動。它溫暖我，鼓勵我，給予我希望和勇氣。

和平以後，我不再教書，因此時間比較空，靠了朋友們的催促和幫助，斷斷續續編成了這本歷史。其中有一部份稿子曾在「時代日報」的副刊「語文」上發表，但後來大多又經過修改。我自己很覺慚愧，不能把這部書寫得更好一些，不過為了運動的需要，也只得服從朋友們的意思，交給書店出版，好在拋磚引玉，別的作用沒有，這點作用或許可以有的。

本書「拉丁化」以前幾章，曾參考陳師競道的「中國拼音文字的演進」，羅常培先生的「國音字母演進史」，黎錦熙先生的「國語運動史綱」和Corta神父的『De Latinizatione Linguae Sinensis』等著作中的許多材料，這裏要表示一點謝意。此外對於在精神上，物質上，竭盡全力來鼓勵我，幫助我完成和出版這本書的SY兄，以齊兄，Corta神父和芸生兄，我尤其要誠心誠意的謝謝他們。

新文字不應該認是中國語言文字的拉丁化，而是中國語言文字的科學的整理和建設。中國言文依靠新的工具發展了來。化為表音文字後有不少同音字複生阻礙，其中有大多數應該盡力淘汰。

郭沫若

我對於語文改革的意見

一點感想

鑫

今天早上，在「語文」新一期上，讀到了心泉先生大作「複合字」。我承認這篇文字的立意是很好的；但是從便利語文學習而獲得知識的觀點上而言，覺得這似乎是一種徒勞無功的努力吧。從所發表的一部分實例來看，我們首先就得到這樣一個印象——就是必須先懂得漢字，然後就能認識（也可以說是猜着了）這個複合字，從而再了解它的全部含義，這無論如何就對於整個語文改革來說，是沒有十分必要的一環吧。

從這裏，使我想起了四五年前上海新文字研究會曾經出過一本小冊叫做「拉丁化中國字，動詞論草案」，裏面論到整個語文改革的許多具體問題。在今天，我認為很需要有人能根據過去經驗及新的材料，很客觀的科學的再草成一篇新的研究綱領；讓一切有心從事語文改革的人們，少走一些冤枉路；集中精力來為建立中國的拼音文字而努力！在這樣的方向上，各人在崗位上砌一塊磚或是打一根樁，那意義也就大得多，而效果也更顯而易見了。

哪些人贊成拼音文字？

陳鶴琴和陳望道

慧

抗戰時，上海第一個同情拼音文字而竭力提倡的是名教育家陳鶴琴（前任南京市教育局長，上海公共租界華人教育處處長，現任國立幼稚師範校長），他是難民收容所新文字工作最有力的推動者和指導者，曾經編過兩種新文字課本和十六種新文字讀物，發表有「新文字與難民教育」（一九三八年三月「譯報」副刊「難民週刊」第一期）和「論拉丁化中國字」（一九三八年十二月「民族公論」第四期）等文章。他的演講每次必提新文字，跟朋友談話每次每談新文字，而且下文往往是摸出課本來就教；那時他的名字幾乎是新文字的代名詞，那種化除文盲的熱情是很少見的。一九三八年七月，他曾發起組織大規模的「中國化除文盲協會」，籌募基金十萬元，但因環境惡化，沒有做得起來。後來敵偽的勢力漸漸侵入租界，他成為他們所注意的人物之一。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中國語文教育學會」舉開「中國語文展覽會」，他已在危險中，但仍舊戴了黑眼鏡，改穿長袍馬褂，終日為展覽會的籌備工作忙碌。後來汪精衛的特工暴徒兩次拿了手槍到他家裏去，這才使他不得不離開上海。另一位對於抗戰時的上海拼音文字運動極有幫助的是語文學家陳望道，這位文化界的老前輩，中國修辭學和文法學的權威，曾經把拼音文字的理論和實踐提高到一個過去所沒有，而在當時的客觀情勢之下所必須有的水準。一九三八年四月，上海各報刊出「中央宣傳部」關於拉丁化的令文後，他就在「文匯報」副刊「世紀風」寫了一篇短文「紀念拉丁化的解禁」，為了防止人家誤解令文，他指出：『雖然令文並不如前幾日電傳的提倡那樣積極，也是非常值得大書特書的中國文化上的一件大事情。』同月又在「華美週刊」發表「拉丁化北音方案對讀小記」和「拉丁化北音方案對讀補記」，把中國三百年來的各種拼音方案，特別是金尼閣式、威妥瑪式、注音字母、國語羅馬字和北方話拉丁化方案作了一個詳盡的比較，從學理上來證明拉丁化的優點。六月，他在上海一個拼音文字團體演講「中國語文演進和新文字」，說漢字和新文字並不是對立的，新文字的產生是中國漢字發展的結果。一九四〇年一月，他又在「長風月刊」第一期發表「語文運動的回顧與展望」，論到語文教育的改進問題，認為『在這方面所要注意的，簡直不只是方法問題，還要注意到文字問題……漢字以外，過去已曾用羅馬字（基督教徒），簡字（王照、勞乃宣）施教，成績很好，於今當然仍可仿行。當今各地風行的拉丁化中國字的傳佈，老實說來，不過是幾百年來，一個古題的一篇新文。』此外他是當時「語文學會」和「中國語文教育學會」等團體的發起人。他的「拉丁化漢字拼音表」和「中國拼音文字的演進」是中國拼音文字運動中極有價值的著作。

新生

論單純

呂熒

藝術是生命的詩。

生命是單純的。

藝術的創作是真的完成，包含着真的和諧，和諧是單純的。

藝術的單純，是主題，典型，情節，風格，語言，氣氛，息息的相通和明確的投影，作品的質與形淨化的滲合。——藝術創作的詩的境界。

因此，單純不是作品的貧弱，蒼白，圖式化，片斷化。單純是變化的統一，是豐富的生活形象與美學因素底有機的複合，這是藝術的完成。

這樣複合的藝術的完成，不是樣式，不是文字的修飾或技巧的純熟能做到的；這是生命的完成，要以生命的光來照耀的。

荷馬在「伊里亞德」裏，展開希臘生活的圖畫。他寫戰爭：決鬥，混戰，追殺，搶車，建築，奪垣，燒船，攻城……他又寫派特羅克勒斯（Patroclus）的葬儀，火葬，獻祭，競車，比式，角力，賽跑，射箭，投槍；他又在阿基里斯（Achilles）的盾牌上作彩畫：天地，海，日月，星辰，歡樂的和平的城和兒愚的戰爭的城，耕種和收穫的田野，金黃的葡萄圃，牧野和森林，草場，茅屋裏人民的歌舞：……

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構圖和題旨，是漸漸擴大擴深的。起初他只想寫一個十二月黨人的故事，後來擴張成一部家庭小說，想叫做「三個時代」（一八一二，一八二五，一八五六），後來變到「戰爭與和平」第一次草稿，那裏面戰爭只到一八〇七年拿破崙和亞歷山大會面爲止，娜塔霞沒有愛庫拉根，安德來看見她變彼換爾，自動的放棄了她，安德來又勸索尼亞放棄尼古拉，並且綴合尼古拉和瑪麗亞的婚姻；那裏面安德來也沒有死，卡拉泰耶夫也沒有普拉東，托爾斯泰擴深哲學，最終社會，歷史的題旨，寫成後來史詩型的「戰爭與和平」。

普式庚在「歐根·奧涅金」裏，第三章的結尾，悲鬱的姐姐雅娜的歌，本是一首灰暗的悲歌，但是後來換了一首明亮的歡歌，全部的詩都隨之明亮起來了。

這三個例子，無論是荷馬畫幅的開展，托爾斯泰題旨的擴大，普式庚色彩的變換，都可能的[illegible]樣的，造作的；可是，當他們把這一派交織在生命的光裏的時候，在複合裏面達到了單純。

於是：「伊里亞德」燦爛了，「戰爭與和平」深廣了，「奧涅金」明亮了。

然而單純，以生命的活動爲它的光影，是以藝術的真實爲它的基礎的。真實廣大而且豐蘊，藝術的真實不在求全，而在求深。因此單純要求典型的藝術，深廣的藝術。

在這一意義上，單純要求藝術的隱藏。

恩格斯在給英國女作家哈克納斯（Harkness）的信裏指示着：「我決不責備你，怪你沒有寫一部純粹社會主義的小說，像我們德國人所說的「有傾向的小說」，就是一定要在小說裏面，宣布作者的社會思想和政治思想。我完全不是這樣想法……。」在這裏，恩格斯在稿紙的邊上又添了一句：「作者的意見越是隱藏，對於藝術作品也就越好。」接着是：「我所認爲的現實主義，是不管作者的觀點怎麼樣，而始終要表現出來的。」於是恩格斯舉了巴爾札克做例子，稱他是「偉大的現實主義的藝術家」。

恩格斯的含義是深廣的。比較狹窄一點，托爾斯泰也在「札記」裏這樣的說過：「我讀了納吉文（Nathivin）的劇本「塵世間」（In the Vale of Tears），不大好。他太忙着指出什麼是好的什麼是壞的。這不會使讀者高興的，應該有一個機會讓讀者自己來判斷才對。什麼是善的什麼是惡的應該由故事本身表現出來。」

同樣，單純也容許象徵和暗示，但是，這必得和隱藏一樣，有加强真實的深廣的意義。

單純不是晦暗，膚弱，而是明確，强大。

單純的創造是深刻，不是浮泛。

單純不是單調，藝術的單純是複合的。因此，這不是說技巧上的完整。因爲藝術的單純，本質上是人的單純，人是複合的，而且有生命的。藝術不是文字的機械。所以，僅僅文字技巧的純熟，周到，文字機巧，完美來追求單純的作者，往往失去藝術的光彩，得到一種灰色的平庸。

單純決不是做作，這是真實的生命。

弗羅貝爾曾經這樣寫到世界上偉大的作家們：

「他們用不着追求風格，他們雖則也有缺點，可是他們依然是富有力量，而且顯出他們肚大的，正是這些缺點。可是我們這些比較差的人，卻只因技巧完整而被世人重視……我們決不能在他們的著作中尋找形式的藝術，那是應該求之於像荷拉斯（Horace）和拉·布魯葉爾（La Bruyere）那樣次等的作家的。」

弗羅貝爾在這裏所指的，就是藝術的單純。

不過，單純和風格，並不是互相矛盾的。那些偉大的作家們，雖然「用不着追求風格」，但是，並不是沒有風格。

「風格」，一般的理解，都認爲是純形式上技巧上的事，只是稍普遍格式方面的特徵。弗羅貝爾所說的就是這種「風格」。

然而，不然。

卡爾曾寫過一篇文章，反對當時普魯士政府「最新審查條例」裏限制文字風格的規定，他引用了法國作家布豐（Buffon）的一句話「風格即人」（La style c'est l'homme）。卡爾寫道：「真理是一般共同的，真理不屬於我，屬於一切的人。我是真理所有，並非真理是我所有。我的所有，單只是形式；形式是我的精神的個性。……你們都贊賞富於自然魅力的美與無盡藏的豐富。你們總不會希望玫瑰花和紫羅蘭發同樣的香氣，然則最豐富的東西，精神，爲什麼一定要拘在一個模子裏？原來我是喜歡俏皮的，而這個法律卻命令我寫得老實；我是豪放的，而法律命令我的作風應該謙遜。只有灰色是象徵自由的唯一合法的色彩。就是一滴露珠，映在太陽裏，也呈現無限多樣的色彩！……」

所以，風格，人的「精神的太陽」映在「形形色色的人心上面，形形色色的事物上面」，放出的色彩，應該是「無限多樣的」，而且是獨有的。

在藝術上，風格和形式，是由內容決定的。風格屬於形式的範疇，也屬於內容的範疇。內容是決定形式的基本，最深的內在的因素。風格是潛化在內容中間的，換句話說，也潛化在藝術家生命中間的。

「單純是藝術的統一」，它包含着內容和風格的綜合。

單純不僅要求詩的深刻，也要求詩的獨創。

這獨創，決不是指語言文字或格式的特殊，別緻，扭捏，或標新立異的花樣。詩的獨創不是指最美麗的，或最奇特的，而是指那最樸質自然，最真實，具有個性，貫注着生命的。

M·高爾基在一封「給亞給斯·加凱爾女士的信」（一九一五年）裏，批評她的詩稿：「我決不否定：您確實有才能，但是那才能還沒有發現它自己的形式和方向。換句話說，就是我以爲您還沒有明明白白地抓住「自己」，抓住自己的「個性」。您底心底形象還沒有明白地表現出來。只在二三首詩裏，可以隱約看出：您和別的詩人們——太聰明，太見多識廣的詩人們底區別。但是您底詩底大部分，像現代詩底大部分一樣，是由「知性」而來，由「文學」而來——對不起得很，是由流行而產生的。

真正的詩——往往是心底詩，往往是心底歌……」

真正的詩，心底詩，它的單純是獨創的生命。它充滿在作品裏，在內容裏，也在風格裏，在每一個字句裏，每一個形象裏；它放射思想的，崇高的日光。藝術的單純是生命。它是美學的，也是真實的社會學的。

只有在生活中，面向黑暗的現實，堅持戰鬥的作家，他在創作過程裏才不致於左顧右盼，不爲時髦的風氣，或市場的價格，或個人的興味，或虛名的誘惑所困擾，一直向着真理的方向前進。這樣的生命光輝照耀之下的創作，才能完成單純。這是新現實主義藝術創作的規範之一。

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修稿

抓丁　李樺作

靈魂的受難

豐村

我和母親到達四川，是民國二十八年的夏天，那時候已經不見我的表哥了。母親懷念的詳細的探詢着這事，而父親，神情陰沉而懊惱，她是不願讓提起似的，顯然，父親是有一種內心的歉責和苦痛。

「那個好孩子，唉，……」父親無限惋惜着。

「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呵？」母親不安地追問着。

父親沉重的沉默着，然後說：「那孩子太好啦，」他嘆息似的停住。「來到後方，抗戰的熱氣高啦，要去直接參加抗戰工作！」

「那孩子原也有志氣。」母親搶着說。

父親默默的搖着頭，而眼有些潮溼起來。

「可是，這就糟蹋了他的一生！」父親略帶嘶啞的聲音說，隨即掏出手帕來，擦了擦眼睛。

我有些莫明其妙的發怔。母親也被父親的情緒感染得陰沉和鬱悶。她呆滯的望住父親，輕輕的嘆息了一下。

「來到四川以後，我看那孩子情緒就些不安靜，」父親極力假定着自己，繼續說，「有一天，他來找我，說：「舅！我不想再讀書啦。」

「「爲什麼？」我問他。

「「你看，戰爭打到什麼時候會完呢？讀書還有啥用處呢？」

「「那末，你打算去作什麼事？」我說。

「他怔怔了一陣，彷彿一下還不肯說出來。

「「考這個訓練班去！」他終於說，把剪下來的一條廣告給我看。

「那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如果那個訓練班真是像廣告上那樣。那裏，一切是公費，並且還按月發給零用費。三個月畢業，待遇高，享受也舒服。尤其是，成績好還能保送到外國去！」父親的感情顯露着激動，聲音抖顫着，終於停住了。

「那裏有這麼便宜的事呵！」母親插嘴說。「這個世界，有誰是那樣的傻瓜呵！」

父親首先嘆口氣，沉默了。「我們從沒有想過找便宜，」父親接續說，「可是明光那孩子很堅決，」父親善良的抬起眼睛，望望母親。「你知道，明光那孩子的脾氣，」父親深深感到遺憾似的停一下。「他不講話，但心裏可有個牢牢的主意，他要說出來，誰也不好再給他改變哩。」父親彷彿精神煥發起來，「他從不對任何人有任何要求，也從不肯隨隨便便打消他的主意的，何況，他的主意又有什麼可厚非的呢？他說：

「「舅！去學無線電，不是對自己的前途也很有益處麼？」

「「這很對，」父親決然說，「對於一個努力上進的孩子，什麼不可以學得好呢？學什麼不都可以成就一番事業麼？像我，離開大學就教書，十多年來，又有什麼好呢？可是，我不願意明光那孩子離開。」

「「能安靜的讀書，爲什麼要那樣想呢？」我對明光說，「你知道我不想離開你麼？」

「「難道你還不相信我麼？」明光兩手挖着指甲縫。「我還會胡來麼？」

「「不是那樣說，」我解釋說，「我是覺得應該安靜的讀書，好好完成自己的學業。」

「他很久很久不說一句話。後來，他怔怔着，好像惟恐我責備他似的不安着，終於，吞吞吐吐的說：

「「我也很奇怪，舅，我覺得我也完全變啦。」

「「怎麼？」我追問他。

「「學校裏我呆不下去啦，」他決然說，勉強地想笑一笑。「我總是覺得悶，悶得發慌，怎麼能夠安靜的讀書呢？」

「我很懂得明光那孩子的心情。熱氣方剛的年青人，被抗戰的熱氣流一沖擊，有哪個孩子還能夠呆在山窩子裏？誰還能安心坐一坐？我還有什麼話可以說服他？」父親詢問般的望住母親，母親壓着舌根，輕輕的嘆息了一聲。

「「那末，你把問題都考慮好啦？」我問明光。」父親繼續說，無可奈何的，非常抱歉的表情。「他是堅決的點着頭，一句話也沒有。我說：「也好，可是，如果不滿意，那該怎麼辦呢？」

「「他首先抱歉的笑了一下。

「「到社會上去闖一闖，也許會多明白點社會上的事情啊。」他無所猶豫的說。

「「好，」我說，「能有主意就好。」

「「舅舅拉扯我十幾年，我總不想讓舅舅失望，」他說，神情很堅決。

「「我只要能儘快走到正路上，我就算安心啊。」我說，我企圖把我的心情吐說出來。

「「十幾年來，舅舅對我有什麼不放心的地方麼？」他急迫的問道。

「「沒有哇！」我說，我凝視着他。「在學校裏，你表現得很好，努力、守份，我覺得我很高興。」

「「那末，舅舅還有哪樣的話麼？」

「「沒有。」我搖着頭說。「我很能相信你。」

「他興奮的滿意的微笑着，隨後又沉默的懇懇不捨地站了很久，才又慌忙的走出去。僅以後，」父親恨恨的在搖頭，並且懊悔的嘆息着，「明光那孩子的悲哀的命運，就沒法來挽回了。」

「或，也許歸到你這個書呆子啦，」母親埋怨着說，「爲什麼不說一句阻攔的話呢？」

「怎麼是沒有呀？」父親吃驚的大聲說道，「我應該堅決留住他，但，那時誰又會想到是這個樣子呢？」父親氣餒的說道。「況且，他是一個外甥，我不能委曲他的志願呵。」

「可是，明光一去，就不能再見麼？」母親說，十分關念的樣子。

「不能。」父親搖着頭，簡短而確定的說，苦重的沉默起來。

「那孩子苦啊！」母親感嘆的說，眼睛裏幾乎要流出淚來了。

「是啊！」父親受感染似的說。「做夢也不會夢到他遭受了這個違背他的熱腸和願望的遭遇啊！」父親苦痛的，否定一切的搖着頭。

「他入了那個訓練班，最初來看過我兩次。」父親沉痛的繼續說，「他的感情是那樣激動和戀苦。「第一個禮拜天，明光回來，很高興，說是很滿意，班裏的什麼都很好，有秩序而又滿人意。教官們個別的找大家談話，和氣而關心，並且，具體地保證着每個人的輝煌的前途。」

「「除了管理嚴格，別的都很好。」明光說。心情的滿足，使他顯得活躍了。他用心地向我提說着一些問題，高興的述說着他的生活。他在一星期裏，就好像改變了很多。不像過去那麼沉默，也似乎擺脫了孤獨，彷彿他於獲得了精神的解放。

（三）

時代日報

中華民國卅六年四月二日　第五五八號　（今日一張半售二百元）

內政部登記證京警字一四三號　中華郵政登記認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上海郵政局執照第二六號

發行人　匝開莫　蘇商時代書報社出版

營業部　上海斜界路六號電話三三五一　吳路〇號電話六三九　南京路八號電話七一七

編輯部　成都北路九七三號　電話三五二八七號

新書！
一九四六年重要國際文獻！研究國際問題的寶貴材料！！
巴黎和會 莫洛托夫演說
每冊二千元
蘇聯大使館新聞處編印　上海蘇商時代書報社經售

本社新書預告：
他們爲祖國而戰　蕭洛霍夫等著
巴甫洛夫傳　俞高夫著

德經濟問題仍難解決
英美與蘇法對立
蘇名小說家痛斥英美毀約

（法新社莫斯科一日電）外長會議方面人士談稱：四國外長今日午後將舉行秘密會議，討論問題爲德國之經濟統一及賠償問題，英美態度堅決，故前途仍屬黯淡。

（本報綜合報導）四國外長卅一日復續會議，馬歇爾一反緘默態度，起提出德國東部邊界問題，並堅持德國經濟統一，拒絕蘇聯所提自德國現行生產中提取賠款之建議，以及法國所提保證德國煤斤輸入法國之建議。法國外長比杜爾則謂：法國並不企圖討價還價，但德國煤斤輸往外國問題，實與德國工業水準問題密切相關。比氏並說明法國對於自德國現行生產中提取賠款一議所持之立場。貝文則謂：英國所提議之經濟原則，應用於德國問題，英國反對自德國現行生產中提取賠款，但對於薩爾區在經濟上與法國合併，則表示贊同云。莫洛托夫答稱：蘇聯並不以商人觀點應付賠償問題，但亦不欲其他商人未得同意，逕將吾人之馬，廉價讓售。最後決定一日舉行秘密會議，非官方核准之記者，不准列席，其報導料將大見簡略。

（聯合社莫斯科三十一日電）蘇聯小說家李昂諾夫今日在眞理報撰文痛斥外長會議，力稱戰時喪生之七百萬蘇聯人民陰魂，正環繞外長會議圓桌而立，對此蓄意破壞雅爾達、波茨坦協定不予蘇聯賠償之「君子」報以譏笑。打倒野蠻之法西斯主義，蘇聯人民犧牲最巨。當茲重大時期，各國元首曾在雅爾達與波茨坦二地成立決議，値得記憶。但當時商定賠償蘇聯之驚人的「毀壞」，今竟經描述爲「損傷」。最後在將近實踐義務時，雅爾達、波茨坦文件舊約之「君子措詞」，一易而爲標榜同情掩飾食言之巧妙辭令云。

援助希土計劃受阻
范登堡提修正案
謂聯合國有權制止，但蘇聯不得用否決權。

（聯合社華盛頓卅一日電）共和黨參議院外交委員會主席范登堡今日對杜魯門總統四億美元援助希臘土耳其方案，提出三種節制辦法，其中一項規定聯合國機構有權制止此種援助，但蘇聯不得利用否決權，以妨礙美國之行動。聯合國機構若欲阻止，必須由安全理事會或聯合國大會，視作程序問題而非實質問題加以表決。換言之，即安理會十一理事中，應有七國之多數，五常任理事國之否決權不適用。聯合國大會方面此種表決，五十五票中應有二十八票多數。范氏並向報界宣稱：渠提出此種修正案，無非欲表明美國擬在聯合國機構精神內行動。事實上，范氏之提議，等於美國在援助希土計劃遭遇任何阻礙時，願意放棄其表決權。安全理事會對於「實質」問題之表決，須五大國全體一致，各該國得行使否決權。依照范氏之意，美國願服從大多數之表決，即使違反美國之決策，亦所不顧。美國倘請聯合國機構本身決定援助希臘土耳其，則蘇聯或其他大國可用否決權加以制止。共和黨參議員塔虎特贊成范氏此項修正案，民主黨參議員喬治稱之爲「方向正當之一步驟」。

范氏修正案並規定總統於下列兩種情形下應撤消對希臘土耳其之全部或任何援助，即一、希臘或土耳其任何國政府有此要求，惟此種政府應代表該國多數派，二、總統個人發現援助目標大致已告完成或無法順利完成。

莫洛托夫接見斯達森

（塔斯社莫斯科三十一日電）蘇聯外交部長莫洛托夫，三月三十一日接見美國共和黨著名領袖斯達森先生，與他會談。

南國國賊 在義被捕

（塔斯社羅馬三十日電）據本地報載：三月二十六日被捕拘留在羅馬伊利亞修道院和哲羅尼摩堂內的一百人之中，警察只監禁了二十五個南奸烏斯達西分子和德寇，而把其餘的都釋放了。

據同一消息：先前企圖逃往阿根廷時在熱內亞被捕的烏斯達西份子，已押往羅馬。其中有兩名烏斯達西軍將官，林倫尼奇和奇安尼奇，前僞組織的部長哲……

原告變成被告
安理會調查團公開會議
證人供詞不利希臘

（塔斯社蘇非亞三十一日電）聯合國安全理事會調查團在索非亞舉行的公開會議，已於三月廿八日結束。調查團在希臘和保加利亞所聽取的證人的陳述，以及所搜集的事實與文件，都決不是對希臘有利的。希臘對保國及巴爾幹其他國家提出的控訴，不攻自破。在調查團工作的過程中，希臘的代表們，原來是充原告人的，却變成了被告人了。

美國代表，阿特里治，提議調查團審理希臘對保加利亞和南斯拉夫的控訴，其中包括一項罪狀，說這兩國在希臘組織內戰，以便吞併希臘的領土。蘇聯代表，拉夫里蕭夫，有力地反對討論馬其頓問題，因爲這是一種領土問題，越出調查團的權限了。蘇聯代表，反對若干代表們企圖把調查團的工作限於只是審理希臘的控訴，而把保加利亞，南斯拉夫和阿爾巴尼亞所提出的控訴置之不理。調查團的任務，並不是在這兒討論一般的政治問題。調查團必須查明是否眞正發生過保國和南國侵犯希臘邊疆的事，必須查明保國和南國是否干涉希臘的內政。「我反對對於保國和南國採用跟我們在希臘所遵守的完全兩樣的調查程序。」

若干代表們發言以後，阿特里治說：「如果調查團願意，我可以用書面向保國代表和南國代表提出問題。對這些問題的回答就可成爲本調查團的文件。」

三月廿八日晚間開會時，調查團繼續詢問證人。證人賽治斯說：關於希臘游擊隊越入保國境內的事，他一次都不知道。證人庫弗提夫，揭發在納夫羅科普地區頗著聲名的匪徒巴爾賓，常常和他的匪幫從希臘越入保國境內來，殺戮擁護祖國陣綫的人，並規捕和平居民。證人賽查說：希臘土匪不僅劫掠保國邊境村莊的居民，並且進行宣傳，揚言希軍不久就要把直到高那杜邁爲止的保國全部領土實行佔領。證人馬斯基科夫，尼米西村的一個希臘人說：一九四一年他的兒子到保國去留學。因此，希臘當局就於一九四五年抄沒他的土地。他向縣長申請保護，該縣長就轉他……經過長時間的猶豫以後，馬斯基科夫終於同意了，就從縣長那里接到希臘諜報機關的書面指令。他在企圖越過邊境時，被保國當局扣留了。證人說：他們……要他完成下列任務：查明彼得里卡地方蘇軍和保軍的實力；那里是否在建築飛機場；在斯魯馬河流域是否在築路等等。

三月二十九日，調查團已赴伯爾格來德。

蘇聯大使館聲明
荷文斯不是蘇聯公民

（塔斯社南京三十一日電）若干中國報紙和外國報紙捏造謠言，說荷文斯是蘇聯公民，南京蘇聯大使館新聞處，昨天對報界發表聲明，表示絕對否認。大使館的聲明，全文如次：「近來中國報紙和外國報紙發表關於荷文斯的消息，報紙上稱他爲「著名之國際問題專家」若干報紙包括上海的「和平日報」與南京的「新民報」，竟任意用他們捏造的謊言來刊載這類消息，硬說上述的荷文斯是一個蘇聯公民。蘇聯大使館認爲必須鄭重聲明：衆所週知，荷文斯，一個從前的日寇的合作者，是蘇聯人民的一個叛徒與敵人。他當然不能夠是一個蘇聯公民。」

日本共黨 競選政綱

（聯合社東京一日電）日本共產黨今日發表政綱，從事競選，主張金融機關及工業國營，及向「新圖」階級征稅，農業歸國家統制，糧食之徵收及分配由人民管理，並增加米糧收買價格。此外，更主張由國家建造住屋，及自由分配森林所產之木材。

華萊士再接再厲
痛斥反蘇外交
謂美將陷衆叛親離絕境

（法新社紐約卅一日電）前任副總統及商務部長華萊士，今日在此間馬迪遜方園自由派美國進步公民會議中發表演說，猛烈攻擊英美外交政策。略謂：以各大國衲給予聯合國以討論世界問題之必要權力及英國同意聯合國繼續存在，則現行悲劇殆可避免。中東局勢緊張之原因，厥爲英美兩國分潤中東之油源，一若彼等乃征服者及主要保護人。土耳其之維繫海峽問題，在雅爾達與波茨坦會議時，吾人鄭重贊同土耳其對該海峽之控制，應利用互相諮詢之方式加以放棄。但和平十八個月以來，並未在該一方面採取任何步驟。查聯合國機構之軟弱，由於其預算經費之過低，吾國參議員范登堡去年年底僅欲化費一千一百萬美元於聯合國，今日却準備化費無數個百萬美元於培植一個反蘇聯政權（指希臘政府），何以矛盾荒謬一至於此。杜魯門總統之無條件援助各反蘇聯政府計劃，將使擧世一致反對美國，並使美國內部分裂。今日之問題，如希臘與土耳其，則明日之問題將爲阿根廷與中國。吾國各銀行將付出金元，吾國各兵工廠將交出武器，金元與武器之不足，吾國人民將被要求交出其子孫云。

英法西斯 日趨活躍

（塔斯社倫敦二十八日電）據「工人日報」記者稱：英國法西斯分子，近來在倫敦買下一家印刷廠。他們寫給幫助他們的人士的一封信中，說：這印刷廠將印行法西斯著作物。該記者指出：這印刷廠，就是前英國法西斯聯盟政治部主任湯姆生的名義買下來的。「工人日報」最近已揭露過，這個和那專以飛機飛往佛朗哥西班牙去的一家航空公司有勾結。他近來和美國法西斯聯盟的另一個舊盟員，現爲英國自由組織聯盟領袖的布衛果斯氏發生密切聯繫，而布氏本人又與摩斯萊，有密切聯繫。

關於檢查對華協議
三強交換照會經過

（法新社莫斯科卅一日電）關於英美蘇三國，在會外非正式討論中國問題，頃由蘇聯共產黨機關報「眞理報」，發表英、美、蘇三國交換照會之經過情形稱：蘇聯外長莫洛托夫，於三月十一日首次致函美國國務卿馬歇爾及英國外相貝文，對於馬歇爾及貝文外相要求舉行非正式會議討論中國問題，並由中國推派代表一人參加，表示同意，其後馬歇爾復莫洛托夫外長，反對舉行非正式會議，但提議、英、美、蘇三國，在四月一日以前，交換書面意見。三月廿四日，莫洛托夫再致函馬歇爾及貝文外相稱：馬歇爾提議在四月一日前交換書面意見，以副本一份送交中國，本人對此並無異議，但本人對於此種程序，未能完全滿意，蘇聯仍堅持其原來之意見，即兩國外長會議之決議，對於實施莫斯科三國外長會議之決議，三國有交換意見之必要是也。

蘇英進行 修約談判

（法新社莫斯科三十一日電）英蘇兩國代表自本月廿七日開始進行修約談判之後，明日又將繼續進行，英國駐蘇大使彼特森爵士及哈代將代表英國，蘇聯外交部司長高魯勃斯基為蘇聯代表。

大部美軍尚留華
駐平空軍設備移交國軍

（聯合社北平一日電）美國西太平洋海軍司令柯克今日正式宣布，美軍自本年一月一日迄今已有五千人。此後行動當於適當時機……

……於是莫洛托夫外長又於……見，並以副本一份送交中國政府，此在貝文外相，則稱：美國對於中國問題，不能提供重要情報，良以美國對於中國內政，已決定採取嚴格之中立態度故也。

表。駐平美軍第二十四空軍團，同時亦由南苑機場撤退，其全部設備即可由中國空軍接收。美國前任駐華特使馬歇爾於一月二十九日聲明美方退出軍調部，自此月起，駐華美軍即將積極撤退，惟陸戰隊仍完全未動。現在中國之美海軍陸戰隊約對尙有八千至一萬人，惟駐在北平之第五團一部份外，天津已無美軍，安全起見，不願有所宣佈。北今除第一警之一部份，撤運輸艦由大沽口載運一批軍需部人員離華後，預料美軍即將完全撤退。同時軍調部運輸隊第三三二運輸分隊，今日作最後一次飛行，其資材設備則將交由南京美國軍事顧問團接收。

本社出版各種書報雜誌（以法幣計算）

小說：A．托爾斯泰 俄羅斯土地從　1000；西蒙諾夫 日日夜夜　8000；葛洛斯曼 人民不死　2100；戈爾巴朵夫 不屈的人們　3000；畢爾文采夫 試煉　2000；格羅斯曼等 俄羅斯人　1800；卡達耶夫 團的兒子　1600；索洛維約夫 俄羅斯的一個英雄　2000；……

劇本：黑母鷄　1500；……

論著：……

雜誌：今日的日本……；時代雜誌（周刊，每星期六出版）；蘇聯文藝（月刊）；蘇聯畫報（月刊）

日報：時代日報……

德工業黃金問題
魯夫答蘇美代表
工廠分配受阻黃金被美獨佔

（塔斯社莫斯科三十一日電）處理德國問題的外長今天開會時，盟國賠償事務所主任魯夫，解答對他提出的和他所作關於西部交付盟國賠款情形的報告有關的諸問題。他的回答提供出補充的資料，表明這些賠款的交付是怎樣備受阻撓的。

關於工廠

回答美國代表麥爾斐的問題，魯夫說：移交賠款的德國五十九個兵工廠的裝置，於一九四六年十一月間由盟國管制委員會移交賠款事務所，直到今天還沒有分配完畢。十六個工廠的裝置，要到四月間才予以分配，而其餘各廠的裝置，要到今年三月間才實行分配。六個工廠的資產目錄還沒有收到。

魯夫强調說：德國工廠裝置的運交工作，進行得特別緩慢。工業裝置的分配，共要經過五十一種手續，需要十八個月到二十四個月的時間。

蘇聯代表維辛斯基，提出這樣拖延的原因問題。他說：「據魯夫先生的調查統計，共有一、五四六個工廠要移充賠款。然而，直到此刻，已經指定予以分配的共計只有一四三個工廠，而實際上已經分配的更少——只有五十九個工廠。是什麼東西在阻撓賠款交付呀？要採取什麼步驟來把工廠裝置加速運交收件的國家去呢？」

魯夫指出：賠款的交付受兩種因素的阻撓——政治上的因素與行政上的因素。

維辛斯基問：「究竟是什麼政治上的因素可以說明指定抵充賠款的一、五四六個工廠之中迄今只有五十九個工廠分配過呢？」

魯夫沒有對這個問題提出明確的解答，不過提起一件事，即：德國工業水準還沒有確定。

於是維辛斯基提醒他說：德國工業水準在一九四六年三月底就已確定過了。

魯夫承認這個事實，不過也沒有提出更進一步的解釋，只是說，他現在明白了，像他自己那樣的「一個平庸的技術家」，使用政策和政治上的術語，是危險的事情。

關於黃金

美國代表麥爾斐提起關於盟軍在德國獲得黃金的問題。他說：「關於黃金，外間已發表許多言論，美國代表團毫無疑問是表示關切的。這些言論是完全錯誤的。黃金問題並不在盟國賠償事務所的權限以內，不過我知道：魯夫先生是分配黃金的三國委員會的一個委員。他也許能夠闡明關於這一方面的現在情形。」

魯夫的說明透露出：直到今天爲止，關於盟軍在德國取得的黃金，還有些曖昧的地方，並且透露出希特勒份子……

第一，這筆黃金還沒有交由美英法的代表們組成的三國委員會支配，根據巴黎賠償會議的決議，是應該分配給各有關國家的，現在却仍然爲美國軍政府所支配。第二，這筆黃金究竟有多少，三國委員會都還不知道。第三，只是兩個星期前，該委員會才向各盟國發函詢問他們要求分得多少黃金，到今年三月三十日魯夫才把他的簽字式送到這筆黃金要集中存放以便爲三國委員會開立賬戶的各銀行去。

魯夫說：「大部分的黃金都依然歸美國軍事當局支配。美軍司令部會對麥爾斐先生的問題提出比較精確的答復。我只有非正式的統計資料，即：在德國取得的黃金約有二百二十噸。另外還應加上存放在中立國家銀行內的黃金，關於那些黃金的談判已在進行中。」

關於這件事，維辛斯基聲明：「形成了這樣的印象，覺得關於在德國攫取到的黃金數量，或希特勒份子藏在中立國銀行內的黃金數量，三國委員會都沒有精確的情報，而只是根據個人的想法和私人的筆記辦事。例如，我就很想知道：是否眞如報紙所載，希特勒份子提取的黃金，有七千噸存放在瑞典，有五十噸存放在瑞士。三國委員會是否要澈查這些事實？是否知道這些數字？我對這一點很關心，因爲在這裏只提起得到二百二十噸的黃金。但是，黃金的總數也許是三百二十噸而不是二百二十噸，也許是一百七十噸，而不是二百二十噸？」

魯夫又說一遍：德國的存金是集中在美軍佔領區，關於這一方面的情報只有美軍司令部可以供給。至於存在中立國銀行中的黃金，關於這一方面的情報的唯一來源，是法美英三國政府，他們已就這筆黃金談判過了。

魯夫說：「我和維辛斯基先生一樣，也是看到了報紙上所刊載的關於存在瑞士的黃金的消息。他所說的總數，是與事實符合的，不過在這筆黃金交由三國委員會支配以前，我不能提供任何正式的情報。」

維辛斯基因而指出：他所關切的不是事情的形式，而是事情的實質，維辛斯基問：「盟國可以利用的黃金有多少？如果是已取得的黃金，是否在美軍司令部的手裏？」魯夫先生不能回答這個問題，或許麥爾斐先生能回答這個問題？

然而麥爾斐沒有回答這個問題。關於盟軍在德國取得的黃金問題，或關於希特勒份子藏在中立國銀行中的黃金問題，會議都沒有能夠予以澄清。

南國總統指責英美
捷克總理盛讚蘇聯

（聯合社南斯拉夫京城卅一日電）南斯拉夫總統蒂托今日向國會致詞，論及南斯拉夫外交政策，對奧地利之賠償要求，與希臘爭執，及目前之種種，抨擊美英帝國主義，譴責前美國駐南斯拉夫大使柏德遜及其屬下曾使彼此關係惡化。蒂托稱：常有人詢以南斯拉夫與美國關係何故未見改善。吾人之答復爲關係之改善，並不單獨繫於吾人。吾人已作各種嘗試，以求改善，但若柏德遜等領之美國大使館不作一種姿態，使改善關係可能進行，則吾人何能爲力。

（法新社布拉格卅一日電）捷克內閣副總理費林瑾向社會民主黨發表演說稱：蘇聯之政策，繫以正義及愛好和平爲其特質，過去如是，現在亦然，時至今日，世界已無一國，能採取反對蘇聯之行動矣，故捷克在蘇聯和平政策及其國力日增之下，何能獲得和平之保障云。

尼赫魯發表演說稱
印度同情越盟
但不能派遣軍隊協助

（法新社新德里卅一日電）據面負責方面消息，印度臨時政府內閣副總理尼赫魯昨在泛亞洲會議席上宣稱：印度雖同情越盟，但不能派遣軍隊協助越盟。泛亞洲會議昨日開會時，禁止新聞記者旁聽，泛亞洲會議委員會通過決議，規定所有亞洲國家，在爭取獨立時，應互相協助，據泛亞洲會議觀察者稱：尼赫魯之演說表示此項決議，不要繼之以任何行動云。

印度動亂 暴動暗殺

（法新社加爾各答卅一日電）官方頃宣佈，此間自昨日午夜至本日中午，發生暴動數起，死一人，傷七人，軍警發槍凡五十四響，據孟買傳來消息，城內暗殺事件層出不窮，局勢緊張，各戰略要點均駐有軍隊。

土人要求獨立
突襲法國軍營

（法新社馬達加斯加島首府卅一日電）關於馬拉加西土人事變，法國當局即接獲情報，謂當地土人即將暴動，乃採取措施，一時未能發生，但至昨日，終於爆發，法國高級專員柯貝聞訊之後，立即乘車前往馬拉南加城，並派步兵及憲兵前往增援。據此間消息靈通人士談稱：此次土人之事變，頗堪注意。土人二三百名，突然襲擊法國軍營，其中有歐洲人八名殞命，殆爲土人作亂全部計劃之一部份，此次土人叛亂，係受「極端份子」，企圖獨立者之指使，按在去年十二月間，……

柏林戰犯獲釋
職工羣起抗議

（塔斯社柏林三十日電）柏林英軍佔領區的法庭竟將戰犯前西門子公司經理威茲雷本無罪開釋，此事已引起柏林西門子工廠職工們的廣泛抗議。西門子公司的經理部深怕威茲雷本的復職，會引起職工的不滿，特就演出一幕「民主」的滑稽劇：「新德意志報」稱：這種「公民投票表決」是什麼人發起的，並且使人不得不查明究竟，查明這種「公民投票表決」的性質，原來就是西門子公司經理處發起的。……從三月二十七日下午四時起到二十八日才止，……已被撤銷了。

營利事業所利得稅
實行緊急措施辦法
商人請求減免或緩繳均不批示

（本報訊）據市府奉行政院一〇六九號電令，嗣後商人請求減免稅，緩征緩繳或簡化稽征辦法等文件，一律不予批示，該電內開：「查營利事業所得稅之緊急措施辦法，業經國防最高委員會核定，並經財政部通飭所屬各區直接稅局遵照施行，各地商人過去每多聯名請求減免或爲某項問題之要求，拖延納稅時間，茲爲切實執行緊急措施辦法，節省公文往返時間，並使稅款迅速納庫起見，嗣後商人如向各地主管征收機關，請求減稅或緩征緩繳，或要求繼續實行簡化稽征辦法拒絕查賬等，其所遞文件除合稅法規定外，一律不予批示，以利當前國策之推行云。」

美金債券昨發行
預約券日內發售

（本報訊）美金庫券及公債四億元，自昨日起同時開始發行，美金公債一億元，正式債票正在印製中，最早須二個月後方可印就，故預定先發預約券，惟據央行國庫局長夏晉熊稱：預約券事前晚方接到財政部之命令，時間過短，萬難於昨日發售，至早須三日後印就，再行公告發售。夏局長並表示，預約券雖未印就，未能於一日發行，但該項債券一律自一日起開始計息，正式發售時，除由中央、中國、交通、中國農民四行外，並將委託其他商業銀行錢莊代售。

賀其燊范士輿 查閱金潮案卷

（本報訊）財政部參事賀其燊，審計部審計范士輿，昨晨十一時聯袂赴地院查閱金潮案有關案卷賬冊，當由查院長接見，即派書記官陪同賀范兩氏赴特種刑庭室查閱，至下午二時賀氏先離地院，范氏則至五時始離去，至查閱賬冊情形，兩氏拒絕發表意見。

新江蘇監察使 嚴莊接篆視事

（本報訊）新任江蘇監察使嚴莊，昨晨十時三十分於華山路監察使署舉行新舊交替儀式，由監察院主任秘書姚鴻鐘氏監交，移交文件共十七種。

法公董局 華員儲金 清理會昨商討

（本報訊）清理法租界第五次小組會議於昨日下午二時許在地政局召開，到有張良儀、張翼樞、……、萬勵德、顧瑞良、……，當場討論爲前法公董局華籍職員儲蓄金問題，據該項儲蓄金以職員薪水扣百分之五，加津貼百分之五，並規定利息，然法方則稱，華籍職員儲款與賬籍不同，華籍以記帳式列入支出，故收入無存，地政局擬查照獨立之款項，再行決定，至六時許始散。

勞資評會研討 最低工資標準

（本報訊）勞資評斷會以各業工資最低標準亟待研究實施，俾使勞資雙方爭議減少，經簽奉主任委員批示，召集專門委員田和卿、夏思陶、周學湘等六人加以研討，故已定於本月五日下午三時在該會會議室開會，將根據各業情形，底薪數額及技工種類，分別規定云。

食油黑市益猖獗
當局採緊急措置

（本報訊）本市食油黑市價格猖獗，主席電令吳市長抑止，並由市政當局一面將採取緊急措置，取締黑市，一面採治本辦法，電東北行轅嚴禁奸商操縱，一面將該地大豆大量運滬，以此間剩餘物資，實行物物交換分配各廠榨油。

（又訊）社會局於昨日下午三時召集中國植物油廠、食油聯配處及上海市油餅商業同業公會等負責人，在該局談話，商討加強食油聯配處之機能，并會改促進聯配辦法云。

大同行銀樓復業後
門庭冷落前途黯淡

（本報訊）十八家大同行銀樓，昨日均復業，門前冷落，據該業負責人姚桂卿稱：天寶銀樓昨日兌出者僅九百餘兩，約爲十與一之比，故職工全體均覺愁眉不展，其他各號家，如楊慶和等，情形更壞，如此種情形繼續一星期，則大同行銀樓，恐仍將被迫停業，現該業日內將召集同業會議，向財部及央行市參議會等有關機關繼續請願云。

美華賽珞璐廠 請求解雇工人

（本報訊）本市美華賽璐珞製造廠，以營業清淡，原料缺乏，並受輸入管制，日收入不足用量十分之一，故於昨日下午，正式備文呈請社會局依法解雇職工二分之一。

和尚附逆 昨判徒刑

（本報訊）本市靜安寺主持德悟，監院海蹇，前被控附逆案，業經高院審結，昨日宣判：主文，「德悟、海蹇共同通謀敵國，圖謀反抗本國，處有期徒刑二年六月，褫奪公權三年，全部財產依法沒收。」

美籍輪船華籍海員 請求發給卹金

（本報訊）美籍輪船威克號，自太平洋戰爭時，被日軍俘虜，內有華籍海員二十餘人，至一九四五年八月，日軍投降，該二十餘人始釋放，今要求該輪船長斯蒂司發給四年中家族之撫卹金，希向社會局申請向美海軍部上海辦事處要求發給，局方以海員事情，故不予受理。

以工代賑 疏通沙涇港

（本報訊）本市失業工人輔導委員會，昨舉行第一次以工代賑會議，出席社會局長吳開先、工務局長趙祖康、公用局長趙曾珏、衛生局長張維，及輔導委員會委員等十餘人，主任委員吳開先稱：……前第一件以工代賑爲沙涇港（自江灣至楊樹浦段）疏通水道工程，共六萬方面積，以六〇〇人計，每日作工八小時，須一三三天完成，……現擬採用獎勵辦法，由行總撥頭等食品作爲按日工作努力者之獎品，希望能以一〇〇天完畢全部工程，所需麵粉二萬包用以支助遣散回鄉之失業工人，現招待所中有三千餘人，再繼續甄別，將選出六〇〇人担任此項工程，所有一萬包麵粉由行總救濟物品項下撥出，開工日期，俟有待工務局將計劃擬就後再行決定。

各地失蹤者家屬
紛向保障會登記
吳市長昨訪張君勱

（本報訊）中國人權保障會，自上次招待各界後，本市遭受非法逮捕之失蹤家屬如於黑暗中得一線光明，故紛紛前往登記，最近尤爲踴躍，至目前爲止，經該會登記有案者除三月失蹤者之家屬外，尚有去年失蹤者之家族，而外埠亦有人來滬登記，甚至遠在東北亦有前來登記者，因此該會深感責任重大，特於日前召開會議，並將發表宣言。

（又訊）吳市長昨日下午五時至張君勱氏寓所訪問，對於市民失蹤案件有所詢問，張氏以日前代表人權保障協會訪吳市長，對保障市民身體自由，獲得滿意答覆，故吳市長此次訪張當面答復，決盡最大之努力云。

皮件業工人 要求裁減學徒

（本報訊）皮件業職業工會，昨日下午開會，要求社會局限制該業學徒，據稱該業學徒已超過工人三分之一，今年一月至三月九日簽訂學徒者有五百九十四人，而工人僅有五百六十八人。

滬江大學 仍未復課

（本報訊）滬江大學學潮，因校方迄今尚未滿意答覆，故至昨日仍未復課。

孤兒學院 房屋被佔

（本報訊）本市孤兒學院在閘北光復路，房屋爲一陳姓者佔，乃於昨日下午召開院董會議，當場決議關於院舍問題，即呈請……

半周經濟述評

搖錢樹與金剛箍

樹深

搖錢樹的物資

海退後的工業

蘇聯國民經濟的新高漲

高羅雄契

復興和五年計劃

各項生產增加

蘇聯經濟的優點

輕工業和日用品

鹿茸素

治主：
神經衰弱 腸胃衰弱 精神勞乏 腦力衰弱

調理補體 海點圓元

上海總經售
大同藥房
廣東路五八九號 電話九〇四九六

蘇聯文藝

第廿六期出版

目錄

★列寧逝世二十三週年紀念
阿里耶魯娃：十月革命與我的列寧（葆荃譯）
小說
巴若夫：大鵬石（烏拉爾傳說）（較志譯）
法捷耶夫：青年近衛軍（五續）（水夫譯）
詩歌
馬雅可夫斯基：紀念列寧的詩（戈寶權譯）（北辰譯）
★紀念普希金逝世一百十周年
普希金的生平（蔣路譯）
普希金與俄羅斯文學（孫繩譯）
普希金詩五章（戈寶權譯）
普希金：沙皇與詩人·戈寶權（林陵譯）
曾·西蒙諾夫：俄羅斯問題（摘錄二場）
列寧論文學（北泉譯）
文獻
蘇聯作家在紐約作家會上的演說（水夫譯）
戲劇
十月革命與戲劇（草嬰譯）
音樂
西尼亞維爾：俄羅斯音樂史綱（續完）（黃明譯）
美術
蘇聯畫家的光榮
介紹
偉大目標的人們（曹人譯）
阿里耶娃的「同伴們」
中蘇文化交流
魯迅「阿Q正傳」俄譯本代序（葛雄譯）
電影
格拉西莫夫：「誓言」（檢青譯）

每冊三千元

電話 八一二〇〇

辣斐

佐臨編導 火速定座
注意票價
（三千·五千·八千）

歸魂記

大地回春：萬世流芳紅顏禍
中宵夢斷：別墅中鬼魅疑神 三幕悲劇
繼續演出

石揮 沈揚 張伐 莫愁 林榛 楊華 丹尼 嚴俊 高笑鷗 韓非 江明 八點獻演

梅龍鎮酒家

川菜揚點

地址：南京西路一〇八一弄三〇號
電話：三五三五三

「新園地」徵稿啓

美國反動派對職工聯合會的攻勢

波耶哥夫

土耳其流行「金元熱」

查斯拉夫斯基

（塔斯社莫斯科卅一日電）查斯拉夫斯基，在今天的「真理報」上發表專文，標題「金元熱」，說：

美國財閥與法斯西勾結近狀

符龍斯基

關於美國法西斯主義的第六封信

結論

本社新書

蘇聯觀察家眼中的
今日的日本

內容
（一）日本的民主勢力與反民主勢力
（二）日本的軍閥主義
（三）財閥——操縱日本侵略的力量
（四）關於日本經濟的憲法問題
（五）日本經濟政策的反人民性
（六）日本的普遍失業是怎樣造成的？
（七）日本的勞工運動
（八）日本農民騷動的原因
（九）日本青年近況
（十）日本的反法西斯運動鬥爭
（十一）關於日本佔領政策的幾個問題
（十二）美國的對日政策
（十三）日本經濟復興計劃
（十四）關於日本民主統一陣線

已出版 每冊一千元

MOSCOW NEWS
英文 莫斯科新聞

新報到滙
多不數為
速從者購

期八日廿九日，廿五日，廿二日，十八日一月
十六日，八日，五日，一日二月

總經售
時代書報出版社
福州路三〇一弄十六號新址
西藏路八五〇號

本社新書！

（一）高爾基早期創作選
包括小說十篇，長詩一首，傳記一篇。
定價四千元

（二）阿Q正傳 英文版
附插圖數十幅。
定價三千元

新語文

SIND YJAN-WENZ No.2 (總No.69)

名詞首母大寫以後

Nitu

雨笙先生曾在本刊二十七期上發表過一篇「名詞大寫的效果」，他指出在拚音文字中名詞首母大寫後有三種明顯的好處，就是：（一）在句子中做主語和賓語的一定是名詞，做補足語的也多半是名詞，所以名詞首母大寫以後，句子的頭部（主語）和四肢（賓語）就可明顯地從軀幹（述語）上和帽子衣飾（限制語）中間區別出來，這對於構造複雜的句子是極方便分析和了解的。（二）中國拚音文字的詞類，除形容詞有詞尾d和副詞有詞尾du外，別的詞類就很少具有足以自我區分的字形上的一定標誌。假使用首母大寫作爲名詞的一定標誌，而代名詞，介詞和感嘆詞又因數量有限，容易識別，那麼唯一剩下的數量最多的動詞，雖然在字形上不一定有固定的標誌，也就很容易區別出來了。（三）所有格的名詞（首母大寫）和形容詞化的名詞（首母不大寫）更可以清楚分別，如「民主底精神」和「民主的精神」可以寫成：Minzhu di Zingshen Minzhud Zingshen

我也是素來贊成拚音文字首母大寫的，雖然覺得困難還是有，例如動詞、形容詞有時都可以作名詞用，那末一會兒大寫，一會兒小寫，爲文盲是否方便？還有名詞前面的「定準詞」（數量詞）如「一條」「一片」「一根」……之類的「條」「片」「根」等是否也算名詞？是否也要大寫？大寫以後是否影響後面的名詞？不過我總認爲這方法是值得試驗的，至少在區別同音詞的效果上，它遠比標注四聲，增加特別寫法或改動方案來得大；標注四聲沒有普遍的標準，也太繁雜。增加特別寫法，是走英法文的舊路，加重學習者記憶上的負担。改動方案，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容易引起無謂的爭執，而且把已經有相當數量的羣衆和出版物的一份拚音文字方案否定掉，也是得不償失的。此外，北歐各國的文字以及日本的拉丁化日文，都是採用此法的（齊齒田的「國語民主文字」也用此法），我們在世界語文中並非無先例可援，所以也並不顯得特別。

這三個月來，我正在着手編譯「拉丁化中國字分類語彙」和「高級拉丁化中國字課本」，在編譯過程中，我試驗了這個「名詞首母大寫」的辦法，覺得的確有很多方便，至少實體名詞的大寫可以毫無問題，我的試驗還沒有得到最後的結論，現在先提供一些零碎的報告：

（一）下列一大批的單音節名詞，以後字形可以固定爲（弦）、香、李、荊、河、湖、花、（憶、話）、環、謊、灰（會）、魂、火（貨、禍）、血、熊、魚（雨、玉）、藥、月、鹽（韻）、棗、字、災、賊、箭、醬（獎、漿）、節、井（精）、酒、橘、菊、鋸（劇）、絹、（汁）、鬧、站、帳、爪、針、桌、世、豬、傳、莊、錐。

（二）中國的語言文字，目前還只發展到「半複音」的階段，有些詞兒的構成份子，固然只能合起來才成意義，一分開便不知所云，如「環境」「犧牲」「寂寞」「當然」「而且」等。但也有好些詞兒的構成份子是能分能合的，如「讀書」「識字」「吃飯」「做事」是一類，「小狗」「大狗」「新書」「舊書」又是一類，還有「牛皮」「牛毛」「牛腿」「牛角」「牛尾」「牛頭」「牛肝」「牛筋」「牛肉」……等亦是一類，這種「動+名」「形十名」或「名十名」式的詞兒，在拚音文字中頗難處理，因爲連寫不大自然（讀書、吃飯等都可以拆開用的，如「讀什麼書」「吃過飯」。「新」「舊」「大」「小」等形容詞可以加在任何單音節名詞上。「皮」「毛」「腳」「尾」……等屬類或部位名詞也是任何動物名詞都可以有的。）而且將使拚音文字的字形單位多到不可勝計。分寫呢，又不甚方便，把它們拆成單音節的獨立詞兒，字形更不明顯，在理解上有困難。現在名字首母大寫，這些困難便多少解決了，除了最常用的詞兒如「牛肉」等外，它們可以分寫或用短横相連，不必再成爲「新詞」或「生字」，如：

岸、壩、板、鎊、根、北、筆、匾、鼻、冰（兵、病）、布、刺、菜、蠶、草、廠、鐘（鍾）、陳、村、蔥、象、尺、茶、柴、車、城、仇、櫥、船、床、（窗）、蟲、蚕、叢、島（刀）、燈、地、電、調、爹、釘、舵、豆、毒、洞（東）、恩、法、飯、房、肺、粉（糞）、稲、風、肝、鋼（缸）、糕、根、鶯、家、碗（劍）、江、餃、街、筋（金）、韭、臼、軟、狗、鼓（數）、瓜、官、光、鬼、弓、國、餅、捐、軍、角（腳）、芽（鴨）、烟（鹽）、羊（秧）、腰、夜、音、鷹、油、炕、客、坑、氣（旗、棋）、路、橋、琴、窗、球、臼、苦、礦、匾、拳（權、園）、蠟、罐、籃、雷、犁（力、理、梨）、臉、樑、鱗、鈴、瘤、爐、樓、路（鹿、橹）、鑼、馬（麻）、麥、毛、（猫）、煤、門、米、（蜜）、面（麵）、命、墨、墓、參、奶、南、泥、年、娘、鳥、牛、農、膿、牌、盤、炮、盆、皮（屁、脾）、瓶、錢、槍、人、肉、枝、絲、傘、色、西、線、箱、心（信）、星（姓、性）、鍋、梳、松、序、雪、詩（事）、紗（砂）、山、傷、蛇、神、省、手（壽）、書（樹）、霜、水（稅）、塔、台、炭（炭）、糖（湯）、藤、天（田）、鐵、廳、頭、土、腿、桶（桶）、襪、瓦、碗、網、胃、窩、海、汗、行、核、鞋、蝦。

〔動十名〕：du-shu（讀書），Sh-Z（識字），ch-Fan（吃飯），zo-Sh（做事）。

〔形十名〕：siao Gou（小狗），da Gou（大狗），sin Shu（新書），glu Shu（舊書）。

〔名十名〕：Niu-Pi（牛皮），Niu-Mao（牛毛），Niu-Tui（牛腿），Niu-Gyo（牛角），Niu-Wei（牛尾），Niu-Tou（牛頭），Niu-Gan（牛肝），Niu-Gin（牛筋），Niu-Rhou 或 Niurhou（牛肉）。

有人問：「讀書」「識字」「吃飯」「做事」這一類的詞兒，倘作爲形容詞用時，又怎麼辦？我的意思，如可以分，還是不妨分，如：

du-Shu-de Shxou（讀書的時候），ch-Fan-de Shgian（吃飯的時間），zo-Sh-de Xiaoly（做事的效率），sh Z-de Fangfa（識字的方法）。這樣更適合中國語文的特殊性（半複音化）。或者只把最常用的那些詞兒連寫起來，其他的則照舊用橫劃。

早期拚音文字的寫法，的確有連寫得過分的地方，這「過分」也就是「太歐化」，像歐洲文字那樣連寫，在原則上是對的，但我們不能忽略了本國語文的特殊性，人家是健美的天足，我們的解放的金蓮，腳型不同，鞋樣有異，至少在過渡時期還得取過渡辦法，否則便是「機械模做」，而不是「靈巧取法」了。

因爲篇幅所限，我只能作這樣兩點報告，以後試驗如有所得，還當隨時提出來供同志們研究討論。

「中國拚音文字運動史」後記

倪海曙

遠在一九三八年春，我就開始收集拉丁化運動的資料，這些資料一共舉行過四次展覽會，總數有十六大包，我相信在中國不可能再有一份比這更完全的材料了。

當時收集這些資料的目的，是想寫一本拉丁化運動的歷史。

一九四〇年暑假，我把這些資料加以初步整理，寫了一本十萬字左右的「中國字拉丁化運動年表」（其實是「大事記」）。這年八月「上海新文字研究會」舉辦「拉丁化幹部訓練班」，我講「中國文字改革運動史」，王弦兄講「中國話寫法拉丁化運動史」，我把年表的稿子借給他參考，他見了非常高興，與許中兄竭力鼓勵我發表，於是「中國字拉丁化運動年表」就在一九四一年春由「中國拉丁化書店」出版。

一九四一年冬日軍進租界，我所收集的十六包材料寄放在一所圖書館裏，後來日軍搜查上海各圖書館，又由圖書館方面寄存他處，但輾轉寄存的結果，十六包材料一包也不剩了。幸虧還有一本年表出版，終算留下了一些紀錄。

一九四二年應蕪湖一所教會中學之聘，去重辦高中，在那邊，遇見了對於中國拚音文字運動極感興趣也極有研究的Francis Corta神父，他收集有不少拉丁化的書報，他把我的「中國字拉丁化運動年表」視若瑰寶，並且熱烈鼓勵我寫一本完整的歷史。蕪湖是淪陷的城市，『黃昏胡騎塵滿城，欲往城南往城北』（杜甫），我的情緒時時拉緊着一根仇恨和悲痛的弦。但經常和幾位外國友人在山上暢談中國的新語文運動，聽聽他們毫無偏見的議論，以及對於未來中國的熱切希望，實在也是悲苦中的一點安慰。這一年我幫助Corta神父寫成了他那著名的論文『De Latinizatione Linguae Sinensis』的第二部，Dossiers dela Commission Synodale Vol. XVI. Nos. 5—6，9—8），他則供給了我不少關於教會羅字的寫材料。不過我不曾開手寫歷史，而是在學生們的協助之下完成了我的「北方音常用漢字同音語調查」的第二稿。

一九四三年回到上海，一面繼續在教會中學教書，一面跑圖書館搜尋新材料，兩年之中，抄集了不少有用的東西，也寫定了「中國拚音文字運動史」的大綱和一部份初稿。這兩年的生活是在敵人恐怖的統治與非人間的黑暗之下過的，但是我的心中始終閃爍着一株火光，那便是這個前人所努力了一百年，而後代子孫必會祝福的，將使中國眞正進步的運動。它溫暖我，鼓勵我，給予我希望和勇氣。

和平以後，我不再教書，因此時間比較空，靠了朋友們的催促和幫助，斷斷續續編成了這本歷史。其中有一部份稿子曾在「時代日報」的副刊「新文」上發表，但後來大多又經過修改。我自己很覺慚愧，不能把這部書寫得更好一些，不過爲了運動的需要，也只得服從朋友們的意思，交給書店出版，好在拋磚引玉，別的作用沒有，這點作用或許可以有的。

本書「拉丁化」以前幾章，曾參考陳望道的「中國拚音文字的演進」，羅常培先生的「國音字母演進史」，黎錦熙先生的「國語運動史綱」和Corta神父的『De Latinizatione Linguae Sinensis』等著作中的許多材料，這裏要表示一點謝意。此外對於在精神上，物質上，竭盡全力來鼓勵我，幫助我完成和出版這本書的SY兄，以齊兄，Corta神父和葵生兄，我尤其要誠心誠意的謝謝他們。

新文字不應該祇是中國語言文字的拉丁化，而是中國語言文字的科學的整理和發展。中國言文係表形而工具最發了來，作爲表音文字須有不少同音字構生詞碍，其中有大量應該盡力淘汰。

郭沫若

我對於語文改革的意見

一點感想

鑫

今天早上，在「語文」新一期上，讀到了心象先生大作「複合字」。我承認這篇文字的立意是很好的；但是從便利語文學習而獲得知識的觀點上而言，覺得這似乎是一種徒勞的努力吧。從所發表的一部分實例來看，我們首先就得到這樣一個印象——就是必須先懂得漢字，然後就能認識（也可以說是猜着了）這個複合字，從而再了解它的全部含義，這無論如何就對於整個語文改革來說，是沒有十分必要的一舉吧。

從這裏，使我想起了四五年前上海新文字研究會曾發出過一本小冊叫做「拉丁化中國字：助詞類草案」，裏面論到整個語文改革的許多具體問題。在今天，我認爲很需要有人能根據過去經驗及新的材料，很客觀的科學的再草成一篇新的研究綱領；讓一切有心從事語文改革的人們，少走一些冤枉路；集中精力來爲建立中國的拚音文字而努力！在這總的方向上；各人在崗位上砌一塊磚或是打一根樁；那意義也就大得多，而效果也更顯而易見了。

哪些人贊成拚音文字？

陳鶴琴和陳望道

慧

抗戰時，上海第一個同情拚音文字而竭力提倡的是名教育家陳鶴琴（前任南京市教育局長，上海公共租界華人教育處處長，現任國立幼稚師範校長），他是難民收容所新文字工作最有力的推動者和指導者，曾經編過兩種新文字課本和十六種新文字讀物，發表有「新文字與難民教育」（一九三八年三月「譯報」副刊「難民週刊」第一期）和「論拉丁化中國字」（一九三八年十二月「民族公論」第四期）等文章。他的演講每次必提新文字，跟朋友談話每次每談新文字，而且下文往往是掏出課本來就教；那時他的名字幾乎是新文字的代名詞，那種化除文盲的熱情是很少見的。一九三八年七月，他曾發起組織大規模的「中國化除文盲協會」，籌募基金十萬元，但因環境惡化，沒有做得起來。後來敵僞的勢力漸漸侵入租界，他成爲他們所注意的人物之一。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中國語文教育學會」舉開「中國語文展覽會」，他已在危險中，但仍舊戴了黑眼鏡，改穿長袍馬褂，終日爲展覽會的籌備工作忙碌。後來汪精衛的特工暴徒兩次拿了手槍到他家裏去，這才使他不得不離開上海。另一位對於抗戰時的上海拚音文字運動極有幫助的是語文學家陳望道，這位文化界的老前輩，中國修辭學和文法學的權威，曾經把拚音文字的理論和實踐提高到一個過去所沒有，而在當時的客觀情勢之下所必須有的水準。一九三八年四月，上海各報刊出「中央宣傳部」關於拉丁化的令文後，他就在「文匯報」副刊「世紀風」寫了一篇短文「紀念拉丁化的解禁」，爲了防止人家曲解令文，他指出：『雖然令文並不如前幾日電傳的提倡那樣積極，也是非常值得大書特書的中國文化上的一件大事情。』同月又在「華美週刊」發表「拉丁化北音方案對讀小記」和「拉丁化北音方案對讀補記」，把中國三百年來的各種拚音方案，特別是金尼閣式、威特式、注音字母、國語羅馬字和北方話拉丁化方案作了一個詳盡的比較，從學理上來證明拉丁化的優點。六月，他在上海一個拚音文字團體演講「中國語文演進和新文字」，說漢字和新文字並不是對立的，新文字的產生是中國漢字發展的結果。一九四〇年一月，他又在「長風月刊」第一期發表「語文運動的回顧與展望」，論到語文教育的改進問題，認爲『在這方面所要注意的，簡直不只是方法問題，還要注意到文字問題……漢字以外，過去已曾用羅馬字（基督教徒），簡字（王照、勞乃宣）施教，成績很好，於今當然仍可仿行。當今各地風行的拉丁化中國字的傳佈，老實說來，不過是幾百年來，一個古題的一篇新文。』此外他是當時「語文學會」和「中國語文教育學會」等團體的發起人。他的「拉丁化漢字拚音表」和「中國拚音文字的演進」是中國拚音文字運動中極有價值的著作。

新生

論單純

呂熒

藝術是生命的詩。

生命是單純的。

藝術的創作是眞的完成，包含着眞的和諧，和諧是單純的。

藝術的單純，是主題，典型，情節，風格，語言，氣氛，息息相通和明暗的投影，作品的質與形溶化的溶合。——藝術創作的詩的境界。

因此，單純不是作品的貧弱，蒼白，圖式化，片斷化。單純是變化的統一，是豐富的生活形象與美學因素底有機的複合，這是藝術的完成。

這樣複合的藝術的完成，不是樣式，不是文字的修飾或技巧的純熟能做到的；這是生命，要以生命的光來照耀的。

荷馬在『伊里亞德』裏，展開希臘生活的圖畫。他寫戰爭：決鬥，混戰，追殺，搶車，越濠，奪垣，燒船，攻城……他又寫派特羅克勒斯（Patroclus）的葬儀，火葬，獻祭，賽車，比武，角力，賽跑，射箭，投槍；他又在阿奇里斯（Achilles）的盾牌上作彩畫：天地，海，日月，星辰，歡樂的和平的城和兇暴的戰爭的城，耕種和收獲的田野，金黃的葡萄園，牧野和森林，草場，茅屋裏人民的歌舞：……

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構圖和題旨，是漸漸擴大積深的。起初他只想寫一個十二月黨人的故事，後來擴展成一部家庭小說，想叫做『三個時代』（一八一二，一八二五，一八五六），後來變到『戰爭與和平』第一次草稿，那裏面戰爭只到一八〇七年拿破崙和亞歷山大會面爲止，娜塔霞沒有變庫拉根，安德萊看見鮑里斯投懷，自動的放棄了她，安德萊又勸索尼亞放棄尼古拉，並且撮合尼古拉和瑪麗亞的婚姻；那裏面安德萊也沒有死，也沒有普拉東．卡拉泰耶夫。最終，托爾斯泰擴深哲學，社會，歷史的題旨，寫成後來史詩型的『戰爭與和平』。

普式庚在『歐根·奧涅金』裏，第三章的結尾，戀愛的姐姐達雅娜聽的女孩子們唱的歌，本是一首灰黯的戀歌，但是後來換了一首明亮的歡歌，全部的詩都煥亮起來了。

這三個例子，無論是荷馬畫幅的開展，托爾斯泰題旨的擴大，普式庚色彩的變換，都可能是雕鑿的，造作的，無意的；可是，當他們把這一派交織在生命的光裏的時候，在複合裏面達到了單純。

於是：『伊里亞德』燦爛了，『戰爭與和平』深廣了，『奧涅金』明亮了。

然而單純，以生命的活動爲它的光影，是以藝術的眞實爲它的基礎的。眞實廣大而且龐雜，藝術的眞實不在求全，而在求深。因此單純要求典型的藝術，深廣的藝術。

在這一意義上，單純要求藝術的隱藏。

恩格斯在給英國女作家哈克納斯（Harkness）的信裏指示着：『我決不責備你，怪你沒有寫一部純粹社會主義的小說，像我們德國人所說的「有傾向的小說」，就是一定要在小說裏面，宣布作者的社會思想和政治思想。我完全不是這樣想法……。』在這裏，恩格斯在稿紙的邊上又添了一句：『作者的意見越是隱藏，對於藝術作品也就越好。』接着是：『我所認爲的現實主義，是不管作者的觀點怎麼樣，而始終要表現出來的。』於是恩格斯舉了巴爾札克做例子，稱他是『偉大的現實主義的藝術家』。

恩格斯的含義是深廣的。比較狹窄一點，從純藝術的觀點，托爾斯泰也在『札記』裏這樣的說過：『我讀了納吉文（Nazhivin）的劇本「塵世間」（In the Vale of Tears），不大好。他太忙着指出什麼是好的什麼是壞的。這不會使讀者高興的，應該有一個機會讓讀者自己來判斷才對。什麼是善的什麼是惡的應該由故事本身表現出來。』

同樣，單純也容許象徵和暗示，但是，這必得和隱藏一樣，有加强眞實的深廣的意義。

單純不是曚暗，善變，而是明確，强大。

單純的創造是深刻，不是浮泛。

單純不是單調，藝術的單純是複合的。因此，這不是說技巧上的完整。因爲藝術的單純本質上是人的單純，人是複合的，而且有生命的。藝術不是文字的機械。所以，僅僅靠文字技巧的純熟，周到，機巧，完美來追求單純的作者，往往失去藝術的光彩，得到一種灰色的平庸。

單純決不是做作，

抓丁　李樺作

這是眞實的生命。

弗羅貝爾曾經這樣寫到世界上偉大的作家們：

『他們用不着追求風格，他們雖則也有缺點，可是他們依然是富有力量，而且顯出他們壯大的，正是這些氣魄。可是我們這些比較差的人，却只因技巧完整而被世人重視……我們決不能在他們的著作中尋找形式的藝術，那是應該求之於像荷拉斯（Horace）和拉·布魯葉爾（La Bruyère）那樣次等的作家的。』

弗羅貝爾在這裏所指的，就是藝術的單純。

不過，單純和風格，並不是互相矛盾的。那些偉大的作家們，雖然『用不着追求風格』，但是，並不是沒有風格。

『風格』，一般的理解，都認爲是純形式上技巧上的事，只是格言或格式方面的特徵。弗羅貝爾所說的就是這種『風格』。

然而，不然。

卡爾曾寫過一篇文章，反對當時普魯士政府『最新審查條例』裏限制文字風格的規定，他引用了法國作家布豐（Buffon）的一句話『風格即人』（Le style c'est l'homme）。卡爾寫道：『眞理是一般共同的，眞理不屬於我，屬於一切的人。我是眞理所有，並非眞理是我所有。我的所有，單只是形式；形式是我的精神的個性。……你們都讚美富於自然魅力的美與無盡藏的豐富。你們決不會希望玫瑰花和紫羅蘭發同樣的香氣，然則最豐富的東西，精神，爲什麼一定要樣在一個模子裏？原來我是喜歡俏皮的，而這個法律却命令我寫得老實；我是疏放的，而法律命令我的作風應該謙恭。只有灰色是象徵自由的唯一合法的色彩。就是一滴露珠，映在太陽裏，也呈現無限多樣的色彩！……』

所以，風格，人的『精神的太陽』映在『形形色色的人心上面，形形色色的事物上面』放出的色彩，這是生命的色彩，應該是『無限多樣的』，而且是獨有的。

在藝術上，風格和形式，是由內容決定的。風格屬於形式的範疇，也屬於內容的範疇。內容是決定形式的基本質，最深的內在的因素。風格是消化在內容中間的，換句話說，也消化在藝術家生命中間的。

單純是藝術的統一，它包含着內容和風格的綜合。

單純不僅要求詩的深刻，也要求詩的獨創。

這獨創，決不是指語言文字或格式的特殊，別緻，扭揑，或種種翻新立異的花樣。詩的獨創不是指最美麗的，或最奇特的，而是指那最樸實自然，最眞實，具有個性，貫注着生命的。

M·高爾基在一封『給亞倫斯·伽凱爾女士的信』（一九一五年）裏，批評她的詩稿：

『我決不否定：您確實有才能，但是那才能還沒有發現它自己的形式和方向。換句話說，就是我以爲您還沒有明明白白地抓住「自己」，抓住自己的「個性」。您底心底形姿還沒有明白地表現出來。只在二三首詩裏，可以隱約看出：您和別的詩人們——太聰明，太見多識廣的詩人們底區別。

但是您底詩底大部分，像現代詩底大部分一樣，是由「智性」而來，由「文學」而來——對不起我，是由流行產生的。

眞正的詩——往往是心底詩，往往是心底歌……』

眞正的詩，心底詩，它的單純是獨創的生命。它充滿在作品裏，在內容裏，也在風格裏，在每一個字句裏，每一個形象裏；它放射思想的，崇高的日光。

藝術的單純是生命。它是美學的，也是眞實的社會學的。

只有在生活中，面向黑暗的現實，堅持眞實的戰鬥的作家，他在創作過程裏才不致於左顧右盼，不爲時髦的風氣，或市場的價格，或個人的興味，或虛名的誘惑所困擾，一直向着眞理的方向前進。這樣的生命光輝照耀之下的創作，才能完成單純。

這是新現實主義藝術創作的規範之一。

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初稿

靈魂的受難

豐村

我和母親到達四川，是民國二十八年的夏天，那時候已經不見我的表哥了。母親懷念的詳細的探詢着這事，而父親，神情陰沉而懊惱，總是不願意提起似的，顯然，父親是有一種內心的歉意和苦痛。

「那個好孩子，唉，……」父親無限惋惜着。

「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啊？」母親不安地追問着。

父親沉重的沉默着，然後說：「那孩子太好啦，」他嘆息似的停住。「來到後方，抗戰的熱氣高啦，要去直接參加抗戰工作！」

「那孩子原也有志氣。」母親搶着說。

父親默默的搖着頭，而眼有些潮溼起來。

「可是，這就證明了他的一生！」父親略帶嘶啞的聲音說，隨即掏出手帕來，揩了揩眼睛。

我有些莫明其妙的發怔。母親也被父親的情緒感染得陰沉和鬱悶。她呆滯的望住父親，輕輕的嘆息了一下。

「來到四川以後，我看那孩子情緒就些不安靜，」父親極力鎮定着自己，繼續說，「有一天，他來找我，說：

「『舅！我不想再讀書啦。』

「『爲什麼？』我問他。

「『你看，戰爭打到什麼時候會完呢？讀書還有啥用處呢？』

「『那末，你打算去作什麼事？』我說。

「他怔怩了一陣，彷彿一下還不肯說出來。

「『考這個訓練班去！』他終於說，把剪下來的一條廣告給我看。

「那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如果那個訓練班眞是像廣告上那樣。那裏，一切是公費，並且還按月發給零用費。三個月畢業，待遇高，享受也舒服。尤其是，成績好還能保送到外國去！」父親的感情顯露着激動，聲音抖顫着，終於停住了。

「那眞有這麼便宜的事呵！」母親插嘴說。「這個世界，有誰是那樣的傻瓜呵！」

父親首先嘆口氣，沉默了。「我們從沒有想過找便宜，」父親接續說，「可是明光那孩子很堅決，」父親善良的抬起眼睛，望望母親。「你知道，明光那孩子的脾氣，」父親深深感到遺憾似的停一下。「他不講話，但心裏可有個牢牢的主意，他要說出來，誰也不好再給他改變呵。」父親彷彿精神煥發起來，「他從不對任何人有任何要求，也從不肯隨隨便便打消他的主意，何況，他的主意又有什麼可厚非的呢？他說：

「『舅！去學無線電，不是對自己的前途也很有益處？』

「『這很對，』父親決然說，「對於一個努力上進的孩子，什麼不可以學得好呢？學什麼不都可以成就一番事業麼？像我，離開大學就教書，十多年來，又有什麼好呢？可是，我不願意明光那孩子離開。』

「『能安靜的讀書，爲什麼還那樣想呢？』我對明光說，『你知道我不想離開你麼？』

「『難道你還不相信我麼？舅？』明光兩手挖着指甲縫。『我還會胡來麼？』

「『不是那樣說，』我解釋說，『我是覺得應該安靜的讀書，好好完成自己的學業。』

「他很久很久不說一句話。後來，他怔怩着，好像惟恐我責備他似的不安着，終於，吞吞吐吐的說：

「『我也很奇怪，舅，我覺得我也完全變啦。』

「『怎麼？』我追問他。

「『學校裏我呆不下去啦，』他決然說，勉強地想笑一笑。『我總是覺得悶，悶得發慌，怎麼能夠安靜的讀書呢？』

「我很懂得明光那孩子的心情。熱氣方剛的年青人，被抗戰的熱氣流一沖擊，有哪個孩子還能夠呆在山窩子裏？誰還能安心坐一坐？

我還有什麼話可以說服他？」父親詢問般的望住母親，母親舐着舌根，嘖嘖的嘆息了一聲。

「『那末，你把問題都考慮好啦？』我問明光。」父親繼續說，無可奈何的，非常抱歉的表情。「他是堅決的點着頭，一句話也沒有。我說：『也好，可是，如果不滿意，那該怎麼辦呢？』

「他首先抱歉的笑了一下。

「『到社會上去闖一闖，也許會多懂得點社會上的事情啊。』他無所猶豫的說。

「『好，』我說，『能有主意就好。』

「『舅舅教我十幾年，我總不想讓舅舅失望。』他說，神情很堅決。

「『我只要能像你走到正路上，我就算安心啊。』我說，我企圖把我的心情吐說出來。

「『十幾年來，舅舅對我有什麼不放心的地方麼？』他急迫的問道。

「『沒有哇！』我說，我乘機誇他。『在學校裏，你表現得很好，努力、守份，我覺得我很高興。』

「『那末，舅舅還有囑咐的話麼？』

「『沒有。』我搖着頭說。『我很能相信你。』

「他興奮的滿意的微笑着，隨後又沉默的戀戀不捨地站了很久，才又慌忙的走出去。這以後，」父親恨恨的在搖頭，並且懊悔的嘆息着，「明光那孩子的悲哀的命運，就沒法來挽回了。」

「唉，也怪你這個書呆子啦，」母親埋怨着說，「爲什麼不說一句阻攔的話呢？」

「怎麼是沒有呀？」父親吃驚的大聲說道，「我應該堅決留住他，但，那時誰又會想到是這個樣子呢？」父親氣憤的說道。「況且，他是一個外甥，我不能委屈他的志願啊。」

「可是，明光一去，就不能再見麼？」母親說，十分關念的樣子。

「不能。」父親搖着頭，簡短而確定的說，沉重的沉默起來。

「那孩子苦啊！」母親感嘆的說，眼睛裏幾乎要流出淚來了。

「是啊！」父親受感染似的說。「做夢也不會夢到他遭受了這個違背他的熱腸和願望的遭遇啊！」父親苦痛的，否定一切的搖着頭。「他入了那個訓練班，最初來看過我兩次。」父親沉痛的繼續說，「他的感情是那樣激動和悲苦。『舅，一個禮拜天，』明光回來，很高興，說是很滿意，班裏的什麼都很好，有秩序而又滿人意。教官們個別的找大家談話，和氣而關心，並且，具體地保證着每個人的輝煌的前途。』

「『除了管理嚴格，別的都很好。』明光說。心情的滿足，使他顯得活潑了。他用心地向我提說着一些問題，高興的述說着他的生活，他在一星期裏，就好像改變了很多。不像過去那麼沉默，也似乎擺脫了孤獨，彷彿他終於獲得了精神的解放。

（三）